

旅行便覽

購

介紹各地風光
報導旅行實況

第三期要目

- 烏江阻車記
- ××鐵路通車聲中話獨山
- 戰時景德鎮的瓷業
- 古田的瀑布
- 宵遁
- 衡陽至屯溪
- 航空通則
- 生之歷程(三)



謝冰瑩
莊心田
金戈
何敏先
葉勁風
俞洪基
本社資料室
流螢

出版日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
發行所 重慶市打銅街

旅行便覽第三期目次

馬江阻車記	謝冰瑩 (一)
◆各地風光◆	
××鐵路通車鑿中話獨山	莊心田 (一一)
戰時景德鎮的瓷業	金 戈 (一八)
古田的瀑布	何敏先 (二六)
河池出水岩的飛瀑	梁 灝 (二八)
泗俗瑣誌	梅 子 (二八)
◆行程指導◆	
衡陽至屯溪	俞洪基 (三二)
◆短篇小說◆	
宵遁	葉勁風 (三八)
旅運新聞	本社資料室 (五〇)
◆旅客須知◆	
航空通則	本社資料室 (五五)
◆長篇連載◆	
生之歷程 (三)	流 瑩 (五八)

旅行雜誌叢刊之一

歐美采風記

此書為沁明女士精心傑構，全文在旅行雜誌連續刊載達四年之久，早已膾炙人口，自有論評。本社為應各地讀者之請。集印單行本。分上中下三巨冊，約於八月底出書。凡預約訂閱者，請先匯寄六十元，出書後即可寄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梧州	吉安	昆明	西安	五通橋	宜賓	重慶	桂林分行
	延平	衡陽	貴州	萬縣	樂山	成都	電話二〇〇五五〇號
	屯溪	沅陵	貴陽	三斗坪	自流井	華西壩	中北路趾詳卷三號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業務 如蒙惠顧誠誠歡迎

中 國 工 礦 銀 行

總行

行址 重慶林森路

調節勞資
協進生產
轉移風氣
扶植工礦

桂林分行

行址 桂東路廿五號

電報掛號 二八一八
電話 二七二一

旅行雜誌

徵求自由
定戶二萬

◆本誌自由定戶，分五十元一百元兩種，款到即出收據，每期出版，儘先寄上。凡於八月底以前訂閱者，(外埠以郵戳為憑)可享九折優待。
◆各地書店承銷者，請先匯寄保證金五百元，即可按期寄書，或請向各地中國旅行社接洽。

旅行叢刊

西北行
茅盾等著
再版本業已出版，各地中國旅行社均有代售。

川康遊蹤
易君左等著，全書約十八萬字，業已付印，約五八月出版。

島江阻車記

謝冰瑩

前言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我們一家三口——外子伊箴，小兒文勝和我——離別了一住三年零兩月的長安，向着西南出發，我忍心地拋棄了一手創辦的「黃河」，為的是南歸替先父先母掃墓，為了這是一次遙遠的長途旅行，所以我下決心要將沿路所見所聞，以及各地的風土人情，文化動態，做一個有系統的報告，不但使朋友們了解我們這次旅行的經過，而且也可以供給一些沒有到過西北或者西南的朋友們一個旅途生活的參考。因此我寫了「從西北到西南」剛寫到蜀山，已經有六萬字左右了，正想繼續寫完，將來整理好後交中國旅行社或其他的書局出版，那知不幸於四月十八日在金城江漢湖旅社被盜去小皮箱一只，除了「從西北到西南」原稿遺失外尚有「煮綠火中」，「長篇小說的一部」，「房東小姐的情書」，「短篇小說」以及日記，相片，圖章，通信簿，現款衣物等件，受到這一打擊之後，我已灰心意冷，不但無意繼續寫文，就連日記也沒有勇氣寫下去了。

此次由湘返渝，路過桂林時，中旅社潘濬泰封先生極力主張我重新把「從西北到西南」寫起，而且預約將來作為旅行雜誌叢書之一種，但我仍然沒有勇氣答應下來，不過潘先生的這番盛意是值得我萬分感謝的，在島江阻車的時間裏，我又拿起筆來開始記載一點旅途生活，以後如有興趣仍當繼續寫下去，不過在心緒不寧的狀況下寫的東西，一定不像樣，還得請本刊編者和讀者諸君，多加原諒與指正才好。

六月十二日夜於島江招待所

一 不幸的遭遇

六月十二號正午十二點的時候，中運公司的八〇五八號車駛到了一塊樹立着「烏江招待所」的木牌面前，我的心突然感到興奮起來。

「到了烏江了！」

我自言自語地說道。

「烏江到了，我們可以吃飯了。」

李司機回答着，他臉上也浮着一層愉快的微笑。

我這時才知道他之所以不在車站停留的原因是想趕到烏江來吃飯。

我立刻記起了，從重慶動身時，沙雁曾告訴我松坎和烏江是出魚的地方，尤其烏江的魚特別好吃，我想今天該可以飽餐一頓了。

車子駛進了車站，兩個中運公司的工友很快地走過來說：

「出餅下來了，橋住了路，不能開車。」

「噯，你說的話，果然不錯哩！」

李司機笑着我笑了。

原來，今天上午八點鐘我們在二橋候車的時候，有位孫先生告訴我們，烏江的橋壞了，車子也許不能通過，那時我們還在研究，怎麼好好的一座橋會突然壞了，該不是漢奸在搗亂吧？

「也許是漢奸搗亂的，車子還是被攔阻。」

末了，孫先生又擡上了一句。

當時我並沒有把這話放在心裏，我想不管是橋或者是路壞了，經過一天半總可以修理好的，所以當我在半路上把這消息告訴司機時，他懶洋洋地回答我：

「到了車站我會知道確實的消息，如果真的不能走，就在烏江休息一天好了，反正那裏有招待所。」

真的，我一向對於中國旅行社有着很好的印象，尤其這次第一處招待所所給我的印象實在太好了，所以一提到招待所三個字，我便像回到了家一般的快活。

李司機更我把行李通通搬下來，我叫惠蘭看守行李，自己先去招待所登記房間。拿着清潔紙先生的介紹片找着了招待所的錢主任和一位謝先生，我的房子問題解決了，還替姜先生夫婦定下了一間，真是幸運，如果再遲來兩分鐘，就被別人佔去了。

我們把行李搬進了一〇八號房間，這裏有三張床，剛好在小兒也留下了一個，她們坐的是木炭車，和我們的酒精車比起來，遲到了五個鐘頭。

肚子餓的直咕咕地叫，於是先到招待所的食堂叫了兩份客飯，（真便宜，每份只有十二元）還添了一個紅燒魚，一面吃，一面詢問錢謝兩先生關於路壞的情形。

「是石山崩下來了，攔住了馬路，如果要完全修復，恐怕不是七八天所能辦到的。」

我像晴天聽到一聲霹靂，驚住了！含在嘴裏的飯不能嚥下，我很着急地說：

「那怎麼得了？難道我們還能在這裏等待七天八天嗎？」

烏江阻車記

「車站已經打電話到貴陽總站請派車了，也許很快就會派人來接，不過希望最多的是，恐怕將來還是自備車。」

錢先生這幾句話，說得我把我嚇下去了。

「對了，從前沒有橋之先，不是都用渡船過車子的嗎？現在仍然可以利用渡船。」

「當然可以，不過渡船也許早已壞了，舊的道路也被雨水沖壞了，等牠們修好，也總得好幾天吧？」

於是我的心又沉了下來。

「也好，在這裏休息幾天，答應潘先生和好幾位朋友的文章，也許可以還清了。」
我自己這樣安慰自己，說得錢謝兩先生都笑了。

這個招待所是去年十一月才成立的，雖然設備較別的招待所簡陋，沒有棕床，沒有蚊帳，可是整齊清潔，負責人的對待客人和藹，誠懇，以及茶房的招待週到，有禮貌，和別的招待所一樣給旅客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尤其我特別愛這個地方，四週是竹的籬笆，茅草蓋的房頂，後面就是烏江，流水淙淙，不分晝夜地奏着宏亮而有節奏的曲子，如果不是常有汽車開來，只聽到清脆的鳥聲，你簡直以為自己是住在世外桃源。

更美的自然還是晚上，流水聲更顯得清晰了，蛙聲和蟋蟀的歌唱，更使宇宙變的靜寂和幽美了。

「我今夜有一個奇怪的夢呢。（六月十二夜）」

二 清晨的夢

大概是三點多鐘的時候吧，我和小鬼去小解，回來又睡覺了。

提起小鬼，應該在這裏解釋一下的。

還是在十三年以前，我們在北平認識的朋友，她雖然不是和我同學，但因為都是「新婦女」的領袖，常常在一塊談笑，那時起人，雲散，小羅和我四個人的感情很好，尤其我和小羅的感情又特別好，但誰也不叫名字，只叫小鬼，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稱呼，雖然我們快由中年達到老年了，但不論是通信或者見面，仍然叫着「小鬼」「小鬼」，在別人聽了也許怪刺耳，但在我們自己却有無限親切而習慣過去之感。

這裏的小鬼便是指小羅，已經六年不見面也不通信了，突然這次在衡陽會着，她告訴我幾天後要去重慶，沒想到昨天又在貴陽車站遇到了。

她和余先生夫婦搭的是特約交通車，我們搭的是貨車，要不是我們先約定好了房間，她們昨夜只好去小客店喂臭蟲去。

躺下床去，我又朦朧地進了夢鄉。

我剛到家了，是大哥現在住的地方，滿屋裏掛着許多壽帳壽對，神龕前面的桌子上擺着兩支通紅的大臘燭和一束壽香，死去的那個大嫂還在忙着走來走去，也不知她究竟忙些什麼，母親紅光滿面地在廳堂裏指揮工人佈置桌椅，我看了這種情形，心裏一面是高興，一面又感到難受，我

終於把心裏的話告訴母親：

「媽，我實在不能等到父親過了生日再走，因為船已經定妥，約好一路走的朋友也在那兒候着我，我還是今天動身吧。」

「你這麼遠趕回來，難道就要走了嗎？你父親就是明天生日，真的一天也不能等嗎？」

母親並不責備我，她只這樣輕輕地質問我。

我很痛苦，感理應該等父親過了生日才走，但好像有一件什麼緊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非在今天動身不可，遲疑了很久，母親呆瞪瞪地候着我的回答，最後我決定了！

「媽，去年父親滿八十，我沒有回來，今年他老人家的生日，我應該在家的，今天決定不走了，等過了明天再說吧。」

「好孩子。你到底是有孝心的，你父親知道你今天不走了，不知是多麼高興！」

我當時很奇怪，怎麼回來這麼久了還不見父親，正在到處尋找他老人家的時候，突然醒了。這是個多麼甜膩而又淒涼的夢，兩行傷心的熱淚從我的眼裏流到枕上，我這次由遙遠的西北歸來，爲的是替先父先母掃墓，在兩位老人家的台塚上痛哭歸來以後，滿以為會在那兒見到他們，然而失望了，一直到今天黎明才達到目的，但夢是那麼短促，而又那麼淒涼，我始終沒有看到父親，上帝，你爲什麼待我這樣殘酷呢？（六月十三早）

二 視察出險地點

稀飯，我們五個人踏著輕緩的步子，攸閒地走向山崩的地點去實地觀察。

走完了這條短短的街道，便是一〇五公里的荒涼地方，再上去就是官崖橋，還是斷絕不可耐的名字，但橋下的小溪流還算秀麗可愛。

路，漸漸高了，這對於我這大腹便便的人是非常吃力的，好在臨離貴陽時，王錫文先生送了我一根輕巧的手杖，多了一條腿，減輕了許多行路難的負擔。

記得一月以前經過這裏的時候，烏江的水是碧綠的，而且流動並不十分急，如今却是滾滾黃濤，一瀉千里，難道是因爲下了大雨後的現象嗎？

對面原來的舊馬路上有很多工人在趕修馬路，他們的叫喊聲和水聲混成一片，有時幾個大石頭被他們推下水裏，一陣轟轟的聲音過後，接着是浪花飛濺的奇觀。我們都不約而同地停住了腳步，遙視他們快點把路修好，使我們的汽車能提早平安駛過。

趕往前走，發現烏江和巫山附近的長江完全一樣一樣，看去，好像前面就是素頭，可是拐一個灣，又發現一條白練似的江水了。

「過了這個大灣，一定可以看見烏江橋了！」
我生怕她們走的不耐煩了，所以這樣安慰她們。

但是過了好幾個大灣，仍舊看不見烏江橋。這時我更欽佩機器器的偉大，坐在汽車裏每推著那輪盤一轉動，剎那間就走了一公里，而今天，僅僅兩公里的行程，我們走了一小時還沒有到，相形之下，實在有老牛和飛機賽跑之慨。

一〇七公里的地方，終於走到了。遠遠地望見烏江橋還是不安無恙，牠很結實地橫在兩山之間，只是一個驚人的奇蹟突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啊呀！原來是這麼大的石山塌下來了！」

我不覺大聲叫喊起來，她們也站住了，大家用一種驚訝和恐懼的眼光望着這個凶險地點。在那塊大岩崩塌下來的旁邊，有兩個令人驚心的字——「懸岩」。

記得我前次經過這裏的時候，車子從西面的岩石下面經過，我突然想到：如果這時候這塊突出的岩石忽然掉了下來，我們全車人的生命不都要粉身碎骨嗎？現在果然塌下來了，而且恰恰是這塊地方真是再奇怪沒有了。

「幸而是晚上塌下來，如果是白天，還不知道要犧牲多少生命！」

小兒一面說，一面和惠爾跑到前面去了。余先生的新婚夫人姚恩莊女士是位藝術家，她早就預備好了器具，近站在那裏聚精會神地寫生，余先生也坐在石頭上口中念念有詞的像是在吟詩，我呢？什麼都不會，只呆呆地望着那塊四五丈遠的被難災區嘆息。

「這地方太險要了，要修好也絕不是十天半個月能成功的，右面是堤，絕對不能用石頭砌上來，因為這工程浩大而且太困難了，惟一的方法是仍然開山，先把塌下來的石頭丟進江裏，然後再從岩石下面打一條新路。」

我和余先生談着，末了又補上一句：「假如果又塌下來怎麼辦呢？總之，車子從這些岩石下面經過實在太危險了。」

「如果認真修起來倒很快的，也許人多不需要一星期可以修好，只是中國人的脾氣素來是慢吞吞的，不但不性急，而且未見得每個人都負責，這麼一來可就糟了！」

余先生剛說到這裏，忽然下起大雨來，我們都把短外衣罩在頭上當做雨傘，邊走邊嘆息地走

歸了招待所。(六月十三夜。)

四 烏江的烏鴉

昨夜下了一整晚大雨，今早被討厭的烏鴉叫醒，心裏非常生氣，小強一開口便說：

「下這麼大的雨，我們要那天才能走呢？真急死人，烏鴉叫的這麼討厭，我真煩死了！」的確，住在這裏別的都好，最討厭的是烏鴉太多，牠們成羣結隊地集合在樹枝上或者房頂上，從早到晚，呱呱地叫個不停，那聲音使你聽了不但生氣，而且恨不得一槍都結果了牠們。有時我們的心裏越煩，牠們叫的越起勁，好像有意惹起我們生氣似的。

旅客們在這漫長而無聊的時鬧裏，惟一消遣的辦法，不是睡覺，便是高聲亂唱，拉胡琴，有的唱京戲，有的哼着廣東調或者寶梨糕糖。他們一點也不顧到別人的安靜，只是放肆地大笑大笑，以發洩胸中的悶氣。好幾次我想去警告他們，或者請求他們把聲音放小一點，好讓我們休息一會，但轉念一想，他們既沒有公德心，說也是空的，只當做他們的聲音像烏鴉一般的叫喚罷了，於是我的心便又平靜下來。

雨，慢慢地停止了，在車站聽來一個好消息，從重慶歸來的客車可以和從貴陽開去的客車對調，只要客人從划子上渡過便行，於是余先生夫婦和小羅她們在九點多鐘的時候便過江了，而我們這些搭貨車的旅客非等馬路橋和渡船都修理好了是不能走的，眼望着他們走了，我的心裏像針刺着一般難受，究竟要那天才能把船修好呢？那只有天知道！

這時我又記起余先生的話來了，中國人做事是慢吞吞的，如果每天有一二百人在搶修馬路，我相信一天最多兩天就可修好，尤其那隻渡船，不應該有了橋便把牠弄壞，以致到今天臨渴掘井，才在貴陽請木匠來修理，岩石是十一號的晚上崩下來的，照理十二號的清早汽車站就應該打電話通知貴陽總站，告訴他們路壞不能通車的情形，阻止他們開車，而事實上他們並沒有這樣做，直到今天下午還有五部汽車從貴陽開來，於是小小的烏江市上盡被汽車塞滿了，只剩一條很狹的路給行人通過，車站內更是擠滿了汽車，招待所和每一間小旅館甚至茶館裏都住滿了客人，原來住兩個人的房子如今住了五六個人，「加鋪」不但在房子裏實行，而且居然加到倉庫裏，走廊上，辦公室來了。誰都說，烏江自從開市以來從沒有這樣熱鬧過，旅館和飯店、茶館倒可以去發其財，但不少帶着有限旅費的客人却雙眉緊鎖，日夜着急。我就是這羣旅客中的一個，如果再住下去，不但路費會發生問題，而且說不定還會在這裏生孩子，想到這裏，我全身的血管都沸騰起來了，還是讓我靜靜地躺下休息一會再寫吧。（六月十四日下午）

（本節全文未完）

子孫飯

（風土小誌）

江西老表每次用餐後，飯碗裏總留着一匙模樣的飯粒，這是一種迷信；

據說是留着做「子孫飯」的。（蔚文）

各
風
光

××鐵路通車聲中話獨山

莊心田

獨山是黔南的重鎮，××鐵路的咽喉，但是獨山這一個名稱在抗戰前對於許多人是陌生的。原因是：許多的地理書，不管是初中或是高中的教科書似乎都沒有提到，雖然幾百年前徐霞客先生曾經路過。現在我們只要翻開他的遊記來一看，還可以找出一些歷史的鱗爪。獨山之所以不見於教科書是因為在黔桂公路未通以前，貴州向外走的人大都是北走遵義到重慶，可以由三峽直趨漢口或東走鎮遠出湖南。西經安順到昆明經海防到香港轉赴上海，南經獨山赴廣西的是比較的小。這是獨山之所以陌生的主因，但是自黔桂公路通車以後，獨山逐漸被人認識了，尤其是××鐵路通車聲中的今天，獨山更是被人熱鬧的叫着。我想一定有很多人渴望着多少明瞭一點獨山的情形，所以就寫了這一篇文章，算是給欲想知道獨山情形的朋友們一些參考。

獨山顧名思義，當然是因在縣境中有一個獨特的山，而縣城的名字就從那山來的。是的，離縣城有十五公里的一個叫做馬道村的側邊有一個山，山並不高，也不奇，可是終年蒼翠，四季常青，突兀的立着與其他的山好像沒有多大關係。對着這一座山，引起的是使人發生一種，一種，渾然之感。若干年前，據說縣城就在山腳下，後來才移到現在的所在地。這兒要提到她的兩個別名：一是剛水一是紫泉。剛水與紫泉都是到了現在的治權才有的。這兩個名字，一個一乘也算得是韻事。剛水的取名是由於離現在的獨山約二公里的一個小村掠亭，黑神河的水經過該

處，與山上流下一股水，飲的時候，據說有些饑喉嚨。大概是礦物質含的不少罷。筆者曾經該處，試驗數次，認為剛水的名稱確實不折不扣。是否是先入為主或心理問題抑或是事實如此，這倒值得研究，既未經化學的分析，不敢說我的意見是科學的。至於獨山而別名剛水，這似乎是很合適的。不知在何年何月，在現在的獨山的中正北路文廟門前的一口井，有一位聰明的也許是充滿了靈士披星純的先生發現了裏面的水是紫色的；而「紫氣東來」自古就被認為是瑞氣，於是乎有人主張獨山應別名紫泉。這一來，獨山加上了這兩個別名，不能不說是剛柔兼備相得益彰了。

獨山的位置形成她的重要與發展。獨山是黔南的屏障，是貨物的吞吐口。由獨山北走經都勻可以到貴陽也可以由馬場坪東走鎮遠出湖南。由獨山東走三合出榕江可以到柳州與桂林。由獨山南走荔波或六寨到廣西。所以獨山成了中國西南交通的樞紐，許多的貨物都要由獨山轉運。獨山是有着極大的前途的。

很多的人以為獨山既與廣西接界，一定是相當的熱。事實上，獨山的氣候與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時江浙一帶相比，似乎此賢乎彼。獨山一年四季既不酷熱又不酷寒，可以稱做合理化的氣候；所謂「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秋」的話，大致是不錯的。

用為合理氣候的關係，獨山的水果是相當負盛名的，這只要在獨山曾經小住過的是會相信的。例如到過貴州的人莫不道安順清鎮的花紅味甘而脆，不知道獨山的花紅其味更在安順清鎮之上。梨子有叫做地瓜梨與金蓋頂的雖不能與天津雪梨或雲南昭通梨相比，但其清脆可口，可別樹一幟。蕃茄的產量不惟多而其吃法也是別處不能望其項背的。通常各處吃法，大同小異，姑且不議。

只說著蒜一年到頭有，這一點也就够稀了。怎樣能一年吃到頭呢？說起來很簡單，就是用蒜子盛着加點化學製劑。這樣製過的蕃茄其味道較新鮮時則有一種風味，獨山人所謂「酸毛秀才」是也，這不能不說是獨山人聰明的表現。其他柿子與柿餅、葡萄、石榴、地瓜產量與質也不錯，只是不能稱大宗，只好略而不述。

上面所講的，雖說是獨山的名產，但是不能稱特產。能稱特產的是名聞遐邇的「獨山鹽酸」。沒有吃過獨山鹽酸的人也許懷疑怎麼鹽酸也好吃，即使能吃也只是醫藥上用一點就算了，那裏還能當作普通吃品。這不能不說是一點誤會。獨山的鹽酸不是通常的化學用品。它是一種鹹菜，牠的分子式我可不知道。製法却極單純，不過是青菜加上鹽、辣、醋酒之類的東西，經過相當時間就可以取來吃的一種菜。話雖這樣講，但是離開了獨山這一塊土地（而且限於縣城），如法泡製就不好吃了。因其有地域性的限制，所以特別名貴。其味之妙是不能言傳的，當然更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了，若果是要勉強說的話，就彷彿多年不見的親友忽然在他鄉作客不期而遇，也許是歡喜得流淚或忘形。吃鹽酸的感覺也是一種火辣辣的快感，一種過度的興奮，一種異樣的滿足，總之很多人一經嘗試即念念不忘，許多不吃辣的朋友從此大開辣戒。因為有口皆碑的關係，於是路過獨山的人就大買其鹽酸，結果似乎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過爾爾。這只能怪商人道德的低落，與供不應求而粗製濫造，甚至於偽造的關係。所以要吃好鹽酸，還是找一位本地的朋友設法或獨山通的朋友幫忙，或許不致失望。

關於獨山的吃已經講了不少，現在我要提到的是箏笠與青布，因為這兩樣也是獨山的特產。箏笠是用竹子削成的細篾由手工編成的，可以編成許多的花紋。這一種手工業，貴州別的縣份如

平塘興義也會做，但是說到花紋的奇特，縵之細密、精緻、美觀與牢實，不得不稱獨山所產的為獨步。每年行銷到貴州別的縣份及雲南的真是可觀。這一筆收入對於獨山的經濟是有相等的重要性。箏笠的產地不是縣城，而是離城二十公里的一個名叫共長的市鎮，在該處，編箏笠是一種副業。市鎮六百多戶人家，不論貧富，每一家的女性都有這一種技能。富的編作消遣，窮的藉此謀生。每一戶的女性以不會編箏笠為一種恥辱，這一來，普遍的造成了一種編箏笠的風氣。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尤其是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今天。

青布是用土靛染的，用的布多是本地婦女用洋紗織成的，抗戰後洋紗的來源減少，已改用老法子，用棉花紡成的所謂手紗來織成。其特色是青而耐久，價廉物美。抗戰前因外來的各種布充斥市場，本地青布的銷路自然稍有遜色，抗戰以後，又是青布的復原期了。

獨山的煤蘊藏量不寡，大規模的開採還未見有人着手。獨山的居民都習慣用柴煮飯，每年柴炭的消耗確實不少，而森林的培植始終沒有多大成效。這樣下去，若不積極開採煤來救濟，獨山的燃料是很成問題的。何況獨山的人口是日趨幾何級數的增加呢？獨山關於汞、鐵、錒的蘊藏量也相當可觀，尤其是錒。以前地方上曾經有人提倡集資開採，因了資本與技術的問題，大概是停頓了罷。

獨山全縣人口約四萬戶，二十餘萬人，十分之一是夷家（本地叫做水家），其餘是所謂客家漢人。多是外省移來的，如江西湖南廣西四川等省，所以語言是很容易聽得懂的，即所謂南方官話。想到獨山來考察苗族同胞的情形就不免失望。就是水家吧，在城裏或較大的市鎮也不容易發現。獨山儘管說是一個商場，因為以前交通不便的關係，商業不能說是怎樣佔着優勢，一般都

是以農業及小手工業爲生。這樣形成了現在的獨山人的性格，就是一方面有着古老風的農業社會裏的人民的習性，一方面又有着商業社會裏的新奇取巧的性格。一般地講，大都是熱情與質樸。在大都市成長起來而沒有到過內地的朋友們，不至覺得他們行動不够迅速，反應似乎稍欠遲緩。就我個人觀察，他們的模枋力很強，適應力也特別大，對於所謂外來人是不歧視的。你如果客氣地找他們幫忙，大概都不會失望。你只要看他們恭節請客，清明上墳，許多的客人都是臨時由朋友們直接的或間接的代爲邀約而來，而主人對於不速之客的一番盛意，講起來似乎有點令人難以相信，可是事實終於是事實。所以現在的獨山，省外的朋友在該處寄居的是越來越多了。說起來是近季香特，獨山既鄰近廣西，是貴州的邊遠縣份，人民講起來是應該好勇善鬥的，（各省邊遠縣份的人民都好勇善鬥，雖沒有完全的科學根據，而事實多是如此。）但是獨山又當別論，雖不見得個個皆彬彬有禮，若論是言不台即請諸武力，是很少很少的。理由也許是過去地方上有着不少的賢達之士，提倡以門毆爲可恥的事，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風氣。現在城裏面有着警察維持秩序，不至如發生爭執不決的事，都是由所謂「鄉老」來解決的。在獨山「請鄉老」這一句話頗爲流行，意思就是你對不起我或欺負我，我不必同你理論，我要請「鄉老」與你評理。「鄉老」的地位到現在是依然屹立不動。儘管說獨山有着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分院，但是那是談話的地方，而「鄉老」則法之外，既講情又講理。獨山人的性格由各方面去理解，可以有一點輪廓了！

一般地講，獨山人的智力是算不錯的；如大名鼎鼎的莫友芝先生儘管是在獨山的一個鄉村（翁奇的側邊），可以算得孤陋寡聞了，可是他却造成了他的深湛的經學與考據之學。相傳他

在試場中認識了會國藩，最初會國藩對於他還沒有垂青，但是一經談話之後，對於他的淵博也只得欽佩了。後來他就在會的幕中，很多的人都由會國藩的薦舉而顯貴了。莫友芝先生呢，他有他沖淡的胸襟，與只知追求名利的人不同，他看不慣做官人的面孔，他受不了一登仕場的一切繁文縟節，好好的一個人爲什麼做了官就要裝模作樣，他做不成也學不了。會國藩幾次的薦舉他都謝絕了。晚年回到遵義與遵義的鄭子尹先生詩酒往還，致力教育。他與鄭子尹先生合修成遵義府誌。現在遵義府誌價值頗爲高貴的原因，就是爲了出自鄭莫二先生的大手筆的關係。若說字能代表人的性格的話，莫先生的字是十足的代表了性格。他的字筆筆是力的表現，不屈不撓，他的字中充滿了風雲之氣，不容易找出兒女之情。獨山人爲了紀念莫先生，已經捐了幾十萬元準備辦一所高中，名字就叫做私立獨山友芝高級中學。

較莫友芝先生稍後的有都鼎年先生，都先生曾經在馮子材的幕下當幕友，很爲馮子材所器重。馮子材在諒山大捷，這一位都先生襄贊之功是不可沒的。相傳「屢敗屢戰」的名句就出自都先生的筆下。後因當時清政府的昏庸，諒山雖然大捷，越南畢竟歸了法國。都先生一腔熱血就此鬱以終。都先生在馮幕時也是落落寡合，頗爲倔強，不同流合污主張與法國作戰到底，與莫先生同屬一個類型。

獨山的風景是散漫的，隨處點綴一二，氣魄是比較的小，這也許是她的長處；因爲均衡本身就是一種美。別地的風景多是集中在一處，其他沒有風景的地方，又未免太寂寞了。獨山風景首先要提出的就是雲島，又名古塘，即獨山友芝高級中學所在地，以前是土司衙門。牠的前面一個很爲寬大的池塘，高出縣城數十公尺，放眼一觀，羣山均在眼裏，週圍松樹雜艸滿前，風過處真

是龍吟細細，稱之爲雲鳥很是恰當。春夏到此一遊，感甚盡去，心情爲之一爽。

翁奇風景蓋獨山，翁奇離城十五公里，在獨山至都勻公路旁邊，離公路約一里多公里，由公路向東行，山路曲折，沿溪而走。陶淵明先生說的桃花源我只覺得好，以前的人都無從問津，我當然更沒有福氣去訪問。但是翁奇確是現在的名副其實的桃花源。你從公路分手走的時候，一路上流水淙淙的響着，桃花繽紛的落着，柳絮飄然的飛着，溪的兩旁的山並不高却是很秀麗，路是曲徑，因爲水的曲折太多，一路上富于詩意的小橋不少。一到翁奇就別有天地，房子稀疏的散佈在山脚下，樹木蒼鬱的把粉牆朱門掩映着，溪流圍繞着村子流，村子的盡處是一座廟，風過處掛在廟簷的鈴子幽然的響着，總之這裏一切都是詩的，可惜離城遠了一點。我很希望到獨山的人到該處一遊，去賞識這一個現在的桃花源，如果到了獨山，處處都遊過而忽略了翁奇，這真是莫大的損失，離此不遠的一個村莊就是莫友芝先生的老家。此外楊梅山的瀑布，黑神廟的憑欄望江，與墨寒的中學的偉大建築都是值得一看的。

獨山的前途是光明的，因爲她在 國父的實業計劃中西南鐵路系統裏的位置是不容忽視的。將來滇緬路成功，滇越路開放，獨山更是許多要道到印度、緬甸、與歐洲的人所必經的。你能說，獨山的繁華是暫時的嗎？至于獨山的社會也將外來文化的刺激，她必定擺脫了農業社會的散漫、保守、遲緩、與幻想等的習性，而跨入組織、迅速、前進、與確實等合理化的社會。因爲學術、軍事、交通與工業等機關的加多，獨山的小孩子們已被影響着，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軍人生活與交通人員生活的憧憬，新的生活的追求，通過獨山人的生活的改進，獨山的進步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成千成萬變革此種成景德鎮的社會，
「瓷業」則構成這社會的經濟底輪軸。

戰時景德鎮的瓷業

金戈

中國的工業品，在國際市場上曾獨佔頭角的，可說只有一瓷器；不管近一二十年來中國的瓷業，也和絲茶一樣，因為生產方法停滯在家庭手工業時代而不能進步到以新經濟生產方法的民族工業，以致迅速在衰落下去，可是過去它在中國的工業史上，畢竟還留着光榮的一頁。中國陶瓷的產區，遍佈南北各省（江、浙、陝、冀、豫、閩、魯、贛……）然以景德鎮為唯一中心地。因為從質的方面說，景德瓷器，自北宋真宗以來，不僅馳譽全國，且蜚聲環海，故沈懷清的詩中有「景德產佳瓷，器成天下走」之句。再從量的方面說，據十九年

的統計，陶瓷出口，以九月份最多，計七七三
七六担，值二八五八六六元；上海次之，
汕頭又次之，（計三五四五一担，值八四三一
三三〇元）由此足證景德鎮的瓷業，在中國
佔了何等重要的地位。

二十九年初冬，筆者銜命馳赴贛北前線，
採訪戰績報後方，得緣在景德鎮駐足了三個
月，因而對這古老的手工業，曾發生了極濃的
興趣。

市鎮的市區，那些瓷器的烟店，吐着濃黑
的烟，林立於屋簷之間。小街僻巷，儘是做杯
的工廠，和繪瓷的紅店。而在這鎮上生活的人

，不是器工，便是坯工，或是經營瓷業的瓷商，可說無不藉瓷爲生的。據說過去在明清極盛時代，工人竟達十七八萬之多。因爲那些往來操作的工人多半穿着草鞋，故有一時期，景德鎮曾被譽爲「草鞋碼頭」。由是，我們可以說，成千成萬雙草鞋，構成了景德鎮的社會；而「瓷業」構成了這社會的經濟底輪軸，所以我們要認識景德鎮的真面目，就非從瓷器的盛衰，和深入瓷工的生活圈裏去觀察不可，否則，我們所見的僅是膚淺的浮面罷了！

造成瓷業城的因素

景德鎮是贛北政治經濟的重鎮，東接婺源，西接鄱陽，南接樂平，北接祁門，四面環山，氣候溫暖。地居昌江之南，南山之麓；民國五年產梁縣治移此，於是景德鎮才成爲一個縣城。過去交通，唯昌江是賴，如今有京贛國道，北通屯溪，南與浙贛鐵路相接，這對於將來

景德鎮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

從地理環境看，我們得不到一個理由，可以說明景德鎮之所以能成爲中國的瓷業城。這就得轉眼于地質方面去研究：據傅人李喜霖芬的考察，景德鎮附近的地質，含有陶土極富，且質地之佳，全國無有過者。其構成可分爲五層：（一）上層頁岩。（二）陶土層，厚一公尺半。（三）紅綠色的砂岩，厚一公尺。（四）陶土礦，這層最爲重要，厚三公尺。（五）下層頁岩，是陶土中最佳的，質堅如玉石相像。

瓷器的原料，除了製匣鉢的一部份產在鎮的附近外，瓷土產區的分布，概如下述：（一）東鄉釉果，產於浮果東鄉的窰里，離鎮一而一十里。（二）明砂高嶺，產於東鄉的高嶺地方，離鎮九十五里。（三）星子高嶺，產於星子縣，離鎮四百餘里。（四）祁門瓷土，產於皖南祁門縣，離鎮百五十里許。（五）黟溪瓷土

產於浮梁東鄉的壽溪塢地，離鎮六十里。(六)貴溪瓷土，產於貴溪縣離鎮三百四十里。(七)三寶瓷土，產於浮梁屬之三寶蓬，離鎮二百十里。(八)餘干瓷土，產於餘干縣，離鎮二百八十里。(九)銀坑塢瓷土，產於浮梁銀坑塢，離鎮僅七八里。(十)陳灣瓷土，產於浮梁陳灣，離鎮三十里。(十一)撫州高嶺，產於臨川砂子嶺，離鎮四百里。(十二)樂平瓷土，產於樂平縣，離鎮九十里。(十三)安仁瓷土，產於餘江縣……以上各瓷土產地所產瓷土，質優量富，且與景德鎮相距，近的只七八里，最遠也不過四百里許；所以處此得大獨優的環境下，景德鎮之成爲中國唯一的瓷工業城，決不是偶然的。

怎樣完成一件瓷器

瓷器的製作，至今還是實用古法，全部都是「手工」。在機器生產的現代，怎能避免衰

落的厄運呢？除了接受科學的生產方法之外。所以要是我們再這樣守舊下去，正如妄想用手來倒推歷史的車輪一般，自然只有失敗，決不會獲得良好的結果的。

瓷器的製造，雖因種類的不同而有區別，但仍有一個相同的過程可循。現試將這笨拙的手工製造法，描述一個簡略的縮影如下：

第一步工作就是原料（陶土）的採集。陶土深藏在地層之中，開掘的方法，有明坑暗坑之分；凡是廢土層次甚薄，可以人力去之，再將史掘取的礦石，鑿了無數小孔，而後用炸藥爆裂便得，這叫明坑法。要是廢土層次過厚，非人力可去者，在山腰開鑿一洞，高五尺，上寬三尺，下寬四尺，以松木爲架支持之；而後用薪柴，附着石壁燃燒，利用礦石中水分，受熱膨脹的作用，使其分裂而鑿取之，這叫暗坑法。不過這樣取得的原料，多爲石塊，尚須經過粉細、配合、淘汰、捏練，纔能成爲製作瓷

器的坯土。

次之，瓷器的製坯，除了雕鏤工塑像和各種不規則的器皿製作外，凡屬圓器琢器的造坯，都須靠陶車。陶車是一塊能迴旋的圓板，工匠可將坯土固着於陶車中央，而後將其轉動迴旋時，以手指和工具作成種種器坯，這叫做製坯。製成的濕坯，放置在防燥室內，任其慢慢乾燥到相當程度，再利用模型整其形態，叫做印坯。印過的坯，外面還是粗糙不光潔，須再利坯（即修坯）施釉，這種工作俗稱利合坯。上釉後，再剝削底部，叫做剛坯。坯面如有小孔斑點，又須補整，使其滑潤，此謂補水。以上是限於陶車製坯之法。至於方形多角形的器坯，非陶車能製，則另有雕鏤製坯，模型製坯，鑄入製坯等法；但經過的手續，大概相仿。

製坯完成後，便須繪畫了。繪畫有釉上繪畫和釉下繪畫之別：前者是器坯施釉後，讓它乾燥到相當程度時繪；也有施釉入窯燒成器皿

後繪，然後再入紅窯烘之，使顏色永久不退。後者就是在沒有施釉之前，在坯器上繪畫，這樣製成的坯器，色彩可不受氣化，此為最大的優點。但普通繪畫都屬後者，因為前者的圖繪不易求工。

最後就是將已繪或未繪的器坯，裝進匣鉢，送往窯戶燒坯；燒成時間，普通為二晝一夜，即三十六時光景。後時窯門開放，再經十二小時的冷卻，就可着手出窯，至此一件光潔精美的器瓷，纔告完成。

錯綜複雜的各業

瓷器的製作，雖純是一種家庭手工業，但其分工之細，不僅在手工業為絕無僅有，且足與機器工業媲美。縱的方面，從一件瓷器完成的過程看，發掘陶土有原料廠（俗名土坑）；粉碎陶土者，有確廠；製造匣鉢者，有匣鉢廠；專事燒瓷取值者，有燒窯業；製造器坯者，

有製坯業；專事施彩者，有彩戶，也稱紅店；爲人看貨的，有看色業；經理販運者，有瓷行；販賣業器的，有瓷店；甚之爲人運坯出入瓷窯的，有把莊業；包裝瓷器的，有交草行；其他還有什麼黏灰行，白土行等等，真有舉不勝舉之概。橫的方面，從各業的種類上看，某廠作某種器，某工製某種坯，或用某法上釉施彩，各專其一，不能兼作；所以一器之成，分工極細。縱有意欲兼習各業，也爲各業所不容。現就與瓷業有關係的，約略敘述一下：

(一) 製瓷業：可大別爲圓器，琢器兩大類。細別之，圓器類中有：脫胎業，(製最上等圓器類的瓷器，如杯盤碗碟)，二白釉業，(製次等圓器類的瓷器)，四大器業：(製飯碗以上的大碗)，四小器業，(製飯碗以下的小碗及酒盅等)，各小器業，(製小碗酒盅)，飯閉業，(製有蓋的客案壺)，灰渣器業，(製造四大器更粗的各種壺類)，古器業，

(製造粗瓷小器)，滿尺業，(製較七寸盤大的粗瓷大盤)七五寸業，(製粗瓷的七五寸盤)，官古今中業，(製粗瓷酒盅)等。琢器類中有：大件業，(製大瓶花瓶大盆等)，粉定器業，(琢器製造的上等瓷器)，雕削業，(凡不用陶車作成的器皿屬之)，古礮業，(製淡描花礮食圍等瓷器)，官蓋業，(製茶缸)，滑石業，(製粗雜瓷器)，淡花業，(製青花粗瓷器)，針匙業，(製長柄之鑿頭)，湯匙業，(製短柄湯匙)，古器業，(製各種形狀的盤碗)，燈壺業，(製瓷器燈盞)。

(二) 燒窯業：可分爲柴窯廠，和槎窯廠兩種，一燒木柴，一燒茅柴。事實上除了灰渣器(即粗瓷器)大部爲槎窯燒成外，其餘通用柴窯燒外，餘皆柴窯燒成。故廠的設立，前者多而後者少，幾成五與一之比。

(三) 匣鉢業：普通分大器匣鉢廠和小器匣鉢廠兩種。

(四) 彩瓷業：此種營業，俗稱紅店，可分為寫意彩，粉古彩，美術彩業和黃家洲飾瓷業四種。

瓷工的經濟生活

分業既如上述那樣細密，所以工人的種類，多得不勝枚舉。大概說來，有淘泥工，製坯工，印坯工，利坯工，畫工，春灰工，上釉工，烘坯工，拾坯工，滿坯工，(包括滿窯工，出窯工)燒窯工，開窯工，春料工，砂土工；等等。我們要澈底了解他們的經濟生活，是頗不易的；因為單就工資一項來說，各業各類，都不一致；即同一工人，又有上下之分，所以要知道他們的經濟收入，只能以其平均數字，而窺其一斑情形。抗戰前，圓器類各廠工人，平均每年工資約在四十元到五十元之間，佔其每年生產額二二七元的一九·三七%；琢器類各廠工人，平均每年工資約四十五元，佔其每

年生產額二五五元的一七·六五%；畫工的工資是以窯的次數計算，普通七個長工燒一個窯，合得二元四角；平均每月最多燒窯七八次，(事實上極少)，那末每一窯工每年僅能得工資三十元許。匣鉢業工人的工資，每年約五十至七十元。工資最低的，為畫紅的女工，和搗細顏料的老弱殘廢的工人，每日的收入，竟都在一角以下。統上以觀，縱然工人的膳食是由廠方供給的，但以工人的工資在其生產額中佔百分比如是低微，無論如何是不能滿足他們生之慾求的。且老弱者尚從事菲薄的生產，也正說明瓷工生活的艱苦了。

抗戰後，物價的暴漲和瓷業的急落，更加深瓷工的苦痛；因而許多瓷工，不堪生活的重壓，都改行了。據一般的估計，現有工人數由十五萬降至四五萬，這是頗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戰時工資的增加，誠無法和生活指數等比較，但與瓷價高漲的比例都不及，這情形就更嚴

重了。因為瓷價增高三倍（二十九年調查）的數值中，應該包括三倍戰前的工資；然而據調查所得，工資的遞增，都無有超越二倍以上的。這說明握有經濟權的廠主，又多剝削瓷工三分之一的利潤！也就是說廠主以戰時營業的損失，復又增加在瓷工的肩頭！所以物價的暴漲和瓷業的急落，直接受打擊的，不是廠主！而是瓷工。

基於這一種生產關係，瓷工要負擔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妄想。往往父子在外做工，母女在家中。向商人取點貨來畫紅，也可有點收入，貼補家庭。有的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小規模的工廠，闔家大小，都是這工廠的生產者，他們用瓷商供給的資本，及自有或租賃的工具，從事生產工作，這頗有封建時代家庭工業制度的遺風。

此外，瓷工所用的工具，除了極少數自己經營小規模的工廠者外，凡待僱的，都由廠主

置備，甚之有些工具，如生土模型，利坯刮坯刀，連廠主都要向工具製造業者包辦租用。似此勞動力和生產手段既是脫節的，那末瓷工生活的艱苦，又可獲得一解釋。

瓷業衰落的主因

景德鎮的瓷業，為何在國際市場上逐漸衰落下來呢？歷史的遠因，外受帝國主義軍事的（幾次聯軍和單獨對中國的戰爭）經濟的（關稅協定和外貨傾銷）底壓迫；內有幾次革命戰爭，和無數次的軍閥混戰，都給予極大的影響。不過，粗笨的生產工具，所以仍佔有統治的地位，而阻止我們走上機器工業的坦途，除了歷史的遠因，是另有其不合理的生產關係底因素。現在撇去前者不說，單就後者加以觀察研究，可得下面三點：

（一）資本太小，與外貨競爭力薄弱：景德鎮的瓷工業，戶數不為不多，（約一四五一

戶)分業亦不爲不密；但總計其資本總額，僅一五三三八八五元，工人總數爲三〇一三八人，還及不上歐洲一個規模較大的工廠，這怎能和外貨競爭？同時平均各業工廠的工人，圓器類約廿九人，琢器類最多也不過十四人，以如是貧弱的生產力，維持一廠，猶恐力有不足，怎還有力量對外貨的傾銷，予以有力的反擊？

(二)勞力低廉，反較機器生產合算：景德鎮瓷器以手工製造，成本既高，又不如價廉物美洋瓷，那末何不採用機器生產呢？我們知道機器製造須在大規模的工廠裏充分發揮牠最高的生產力，纔能減低物品的成本；假如將機器用在像上邊所說的那樣小的廠中，那簡直是浪費。且有限的資本，限制了他們的生產量，所以採用機器反不如以人力生產來得合算，因此，貴重的機器，被廉價的勞動力抵制了。

(三)封建組織，層層壘壘阻撓作祟：景德鎮的瓷工業，組織很複雜，層層壘壘，轉輾

交易，不勝其煩。手續一煩，陋規必多，中間人的剝削更大；所以經營工業的，不論出賣製造品，或收購所需原料，無有不經過很繁複的交易程序，每經一層交易，增加一層剝削，也就加一層價格；這樣製成的瓷器，成本怎樣不高？又怎能和外貨競爭？其次，陶瓷各業都有基爾特的組織，不下二三十種。這些團體結合的目的，一方面是制定工作的準則，一方面是劃一行情，如限制工作，和生產品的價格以及銷場等，至於各業工人也有各種團體的組織，惟這種組織，極爲祕密，我們無法探悉他們的內容與名稱。這種封建組織，存在一日，生產力的發展，就難實現，機器自然受了排斥。再則景德鎮的瓷工，泰半未受教育；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一方面墨守陳法，不知改進，他方面復休於一經改良，將立被淘汰，無所噉飯，這也是景德鎮的瓷工業不能以新經濟的生產方法進至民族工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至於尚有某種人把持某種生產事業等等，因限於篇幅，不再贅述了。

三二、五、二七改作於桂林

譽爲福寧古田的小尼亞格拉，
蘊蓄着一萬匹馬力的大瀑布。

古田的瀑布

何敏先

我總凡是讀過世界地理的人們，他的腦海中，應該都會記得北美洲有個聞名於全世界的尼亞格拉大瀑布吧？想不到在我此次縱橫於福建東西北三十三縣市時，竟然發現號稱閩北重鎮的古田縣裏，也有一個地方的瀑布，和牠的水力相仿，不過嚴格來說，比較遜差一點。於是我姑賜牠一個光榮的頭銜，譽爲福寧古田的小尼亞格拉。同時爲着最近各地煤油來源幾告斷絕，益覺此種排在面前的天然而雄偉的水力，實在有亟須利用的必要，故特將此次遊覽所得的印象，作公開的介紹，以喚起國人的注意。

蘊蓄着一萬匹馬力的這個大瀑布，乃在古田縣城南四十華里的小小村落——曹洋——附近龍亭地方，它的下瀉面積，最廣處約有十幾丈光景，從岩峽上傾盆而下深潭的長廣則有好幾丈，那種偉大的雄姿，的確是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站在牠的旁邊，觀賞那上下飛噴的水沫，有如雪花四濺，再聆聽那如雷貫耳的怒吼聲，既使人驚心動魄，而又有令人心花怒放，出塵拔俗之氣概。細細觀察該處水勢，所以能那麼大而有力，乃因牠統受上游幾條溪道匯合流來的水，同時沿途數十里溪道，又都是彎彎曲曲，狹而且隘，及流到此地出口處，突然

寬放，才管使的連滾連跌，當然不用說會加傷
有力。且如浪三的好狀，真奔奔而來，其勢
也，似乎海洋上翻滾的浪，萬馬奔騰而至之氣
餒。如此不但老數至之外，即能聞其隆隆呼嘯
聲，還可隱約地見其水發烟上冲，好像氣氳的
濃霧，籠罩着大地，煞是奇觀的奇景。當時我
因平生未遇過這一次，忽地這道巨大的瀑布，所
以很興奮地跑去領略它。凝視了半天，於不
知不覺間竟看呆了，幾隻雙魚在深潭下。假
使當時真的發生什麼不測，也不知被那滾滾的

洪流，捲到那兒去參加永遠的旅行，如下，想起
，心坎上還有餘悸！

為終身能有幾回機會，得到此地暢遊，
覽，大飽眼福，故也不管那一刻風狂雨暴地襲
來，總是想盡方法，將它的雄姿偉態攝入了我
的鏡頭。

最後我很盼望大家，對於這個天然大瀑布
，務須盡量想法去利用它發電，以供給全福社
各大工廠的應用，才算做到「地盡其利」而不
辜負天賦的水源啊！

本誌徵求自
由定戶壹萬

歡迎個人團體直
接定期及各地書
店承銷

本誌自田定戶，分五十元一百元兩
種，款到即出收據，每期出版儘先
寄上。

各地書店承銷者，請先匯保證金五
百元，即可按期寄書，或請直接向
各地中國旅行社接洽。

滇俗瑣誌

· 子 梅 ·

傩舞的跳

在滇

省下野間

，傩舞跳

舞是一年

一度的盛

舉。在這

一天，青

年男女可

以選擇愛侶，在這集合裏，男性們可以任意挑選他的意中人。譬如跟她跳舞，倘情投意合，二心相印的話，那麼等到舞罷，就可談情說愛了，聽說這是傩舞的習俗。

營居在深山幽谷中的傩舞天天在很辛動的作活，因為一貪懶

河池出水岩的飛瀑

梁 韻

由金城江取道西南公路往貴陽，離開金城江的第一個站頭，就是宛若鄉村一般的河池縣城。因為你飽受了旅途風塵之苦，自然使你希望有一個怡神安息的處所，那末當你訪問這兒有沒有好玩的地方時，你馬上會從村夫村婦或村童的口吻中知道「水岩的飛瀑」，因為它是河池唯一的名勝。

離開縣城約四里路的一個所在，是由許多叢山峻嶺迴環而成的峽峪，循着峽峪，沿了山嶺邊緣的羊腸小徑走去，由於山林的遮掩，構成了觀界前一片片莊穆的暗影，吞沒了眼前伸展前去的曲徑，你會覺得好奇，那裏究竟藏着怎樣動人的奇景？那曲徑會不會把自己引向絕崖斷壁？引向山王的洞府？那時你也許會感到一陣陣的恐怖與寒慄，但是，你可以放心，那裏是會為遊客們足跡常到的叢林，決非毒蛇猛獸的窠穴。

愈走愈近，你可若斷若續地聽到從深林中洩出來一點點

河池出水岩的飛瀑

險，當然他們的，就有絕緣的危險，當然他們都是很窮苦的。

每年祇有年初一的那天，他們才能享到一次清福。這一天的煮飯做菜都由男子代庖，婦女們聚精會神的化妝着，準備在晚上顯顯身手。

荒僻的山野，在夜間是萬籟俱寂的，祇有岔河的流水仍無休止的奔騰着，發出空洞而單調的澎湃的聲音。雖然初春的寒意很重，但是慕名而來的人，仍張大着眼睛向前方注視着，可以見識到這些別緻的舞蹈場面。

在跳舞的地方，一堆火把射出了強烈的光芒，像千百盞電燈一樣的耀眼。許多僕僕衣衫都穿得很是單薄，圍着火把，帶着寒

輕微地強唱着的琴聲，但荒山中誰在還裏彈琴呢？但是你再走去，漸漸地你可以更清楚地聽到更嘹亮更龐雜的巨聲，不由你不驚異地聳足遠眺，然而眼前羅列着的依舊是叢山與樹影，你也許會疑惑它是哪裏括着的山風吧？但看那樹影還是那末靜靜地沒有絲毫的波動，或者你更會疑惑這是山雨的傾注吧？但天空却是這般蔚藍晴朗得連一塊浮雲也搜索不到，絕沒有絲毫的雨意。

受了好奇心的驅使，你會自然而然興奮地繼續邁進。從深暗的谷底爬上一個斜坡，到了曲徑的盡頭，你理想的奇蹟，豁然地映入你的眼簾了，那是一個峭絕的懸崖中間，神奇地張開一個巨口，伸出一道長闊無色的琉璃，顯著地鑲嵌在那綠油油的長着青苔之屋壁之上；何況她還淡淡地映射出太陽光的美麗的霞霧，真有點像懸着數十丈的白紗，但人間哪有這樣美麗的白紗呢？啊！使你沒法想像一件可以比擬的東西。

終於給你證實了，那是水——一泓飛懸的流水呵！尼加拉和黃菓樹的姊妹，她從崖壁的巨口裏不斷地向外狂瀉着，直衝到那亂石穿空的崖底，發出萬馬奔騰的呼嘯，沿着河床

體的顫動，來增加打跳，傑傑謂之「高子」——譯音」

樂器開始時，音樂開始奏出，揚的調子，且兩樂器戲起，第一節，全用單音爲節。敲出的節拍曲音根調，老是：

132 * 165 * 532 *

165 * 53 23 235 *

53 25 135 *

般的循環下去。由簡單而漸漸複雜，當然每種有各樣的調子，據說共有七十二種之多，但在外行人看來，好像只有五六種。打跳者起初攜手圍成一個大團圓，隨後隨着音樂動作，先一進一退的

，它又急急地奔向遠處去，引起一陣陣的濤聲，使巖下的浪花現出了規律的起伏，然而，當你用凝神的目光注視着飛瀑。它忙綠的奔流着，又彷彿是一道變幻的白光，至少你會疑心它是一泓涼涼了的秋泉，其實它是迴響不息滾滾地流瀉着，何嘗有片刻的休息！

由於它那宏偉的俯衝之力，使它周圍以丈許的深處，濺濺均勻細密的水點，不，不是水點，只是深淵的水雲，白漫漫地有點像籠罩着的濃霧，但明明是揚着似水煖般的雨點啊！可又那真是雨呢？雨決不會單單降落在這般小的世界！當夕陽從峽峪外觀無地伸向這地區親吻它的時候，便帶來了若隱若現的虹光，假使你從較遠的地點來觀測瞭望，你不知道那是陽光？那是水瀑？你馬上會拍手驚叫奇起，以爲真會有一虹兒吸水的的神話那回事。也許你還要探視這飛瀑的來源，把眼光伸向上面，在噴水的巨口上面是懸着一座高聳的山，由至有的是亂石與蘆草，自然沒有蓄水池，更不會有替它安排了抽水的設備，簡直看不到一點水的影子或流線，那巨口總是噴着，週年不息地山洪般的噴着，河沿附近千萬居民，全仰着這唯一的流泉作飲料，到了這裏的遊客都會發出同

河池岩水飛瀑

兜圈子，等到幾圈後漸加花樣。大既以三步一節的居多數，有時三步後，一對對以左右腳在前方分替對盪，有時以腳底背對背左右交換鼓拍，同時聽着吹笙笛的指揮，很用心地跳着。中央燃着的火把，照得人人都紅了臉，露出興奮的表情。他們越跳越高興，音樂已入高尖快音，他們的動作也漸漸緊湊有勁。到最高程度的時候，地上的飛沙紛紛的揚起，隨着狂歌的人羣旋轉，像迷霧般的吞噓了人家。但見一張張忙亂的臉在轉，使人眼花撩亂，短促的歌聲更把那般青年男女吸引住。可惜調子太覺單調，常聽了使人會生厭，這大概是他們文化程度低的緣故吧？

樣的疑問：「水究竟從那裏來？」如果你也有這個疑問，那末你就帶着它（這個疑問）奔你的旅程吧！也許，這樣會更增加你的對這飛瀑的神祕性，在還沒有經過地質專家的勘測以前，誰也不敢肯定的答復這疑問呢。」

假使，你在夏天旅行，兩國的天氣是多麼燥熱，你跑過了深長的峽谷到那裏去，你會感覺到疲勞與悶熱，那裏是沒有你所需要的電風扇的；但你在崖邊走去，你馬上感到一陣陣的清涼，好似打開冰箱時湧出來的涼氣，向你的身上噴來，這時和外面絕然成兩個世界，再迫近去，你會覺得寒冷了，你就忘却這夏季的季節了。

山是這般恬靜莊穆，水是這樣活躍奔騰，它的外貌還保持原始的純潔，從未被人污損了牠那爛漫的天真——堆砌雕琢與亭榭的建築——叢林中偶而傳出幾句鳥鶯聲，諧合地成了這個自然美的佳境。朋友！你如果肯抽出一點旅程的匆忙的時光，在這雄壯的飛瀑前，洗去你的塵灰，我相信在你的晚眠中，不會再有乘車時的驚險的惡夢：「出水岩的飛瀑」會給你一個舒暢的甜蜜的夢境。

行程
指導

衡陽至屯溪

俞洪基

（本社專訪）衡陽至屯溪，可先乘火車至耒陽轉汽車至泰和。泰和起，有一路可循：一搭汽車經甯都至南城，人力車至廣澤，汽油船至浮梁，民船至屯溪。另一則由泰和經吉安、萬壽、東湖頭、鄱陽、景德鎮而達屯溪，此線取道者少，惟旅費則較低廉，本社為便利行旅起見，特派記者沿途調查，茲將各縣報告於後：

一、衡陽至耒陽

衡陽至耒陽，可乘粵漢鐵路火車，衡陽車站開車時刻為上午六時三十分，七時五十五分，七時四十五分，九時正各有一班。耒陽車站在灶頭街，下車後尚須步行或坐人力車約七八里，始至城區。

二、耒陽至界化隆

全長一七一·八八公里，有湖南省公路局木炭客車行

擺夷的談愛

在滇緬邊界處的芒市等地方，有一種奇怪的民族，俗稱白夷，亦名擺夷，他們的少女都赤裸，下身也僅有一條短裙遮着。儼使一抽去短裙，就是十足的模特兒了。這般惹人心跳的姑娘，特別愛好洗澡，她們洗時的情景也很特別，「潑水節」是一個最樸樸合理的求愛方式，倘使其中有一個少女把唧筒向你噴射，那是她愛你的表示，你可以公開的顯出你是她的愛人。這種民族在雲南的四疆廣佈着很大的勢力，她們還非常豐饒，所製手工藝品都精美絕倫，何況她們本身又是個個極。可說女性大都驕美，再加上

漢 車 至 陽 衡

駛，每輛二十五座位，不對號，票價一四九元六角。購票前須先登記，分「特」「普」兩種，有機關證明書或護照者，爲「特」號，可優先購票。晨五時在車站售票，六時開車，九時半至滿田站，停車就車站食堂午餐，客飯每客八元，先購票，後入座。下午三時半抵界化隴，有陶陶招待所，佈置甚潔雅，客飯每客十二元。

界化隴爲江西湖南二省交界處，僅一長街，旅館幾佔商舖之半，中有碉堡一座，以分省界。

三、界化隴至泰和

界化隴江西公路車站在湘公路車站對門，登記亦分「普」「特」兩種，當乘車自未陽抵界時，即宜前往登記。

界化隴全線一三六公里，江西公路應用酒精客車行駛，票價二四四元八角。每輛三十二座，對號入座，行李置車頂，晨五時半售票，六時開車，九時半至天河站停車就車站食堂午餐，客飯每客十一元。下午一時車抵泰和，車站附近有北平飯店，大中央飯店，西南康社等家。陶陶招待所在上田村，設備佳而環境幽靜，惜距站三公里，對於轉車旅客，往返稍感不便。

美麗的裝束，更加嬌媚俊雅了。聽說一般好美之徒，都肯不遠千里而來求婚的，但是在從前，結婚後丈夫倘娶到別地方去，那麼必會被她們用毒藥害死，這是她們的自私心太重的緣故，不過現在已沒有這種怪俗了。倒相反的一般美女被擄往別處去的很多呢。

江頭村的怪俗

在離大姚三十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個江頭村，那裏的小孩大半不穿褲子，大人都穿麻衣，像喪考妣似的。婦女的頭上蒙着一塊軟布，是用黑帶緊纏在額上的，這種奇怪的裝束，恐怕別處不會有的吧？那邊的氣候，也是日

四、泰和至吉安

由泰和循贛江下至吉安，水程四十八公里，舊有公路，破壞後已不行車輛。贛江輪船營聯局有輪運輪班行駛，上午八時自泰和開駛，下午二時即可抵吉。輪拖每班附拖陶陶所辦拖船一只，以「班十一」「班十四」為最佳。船上茶役，皆穿藍布工人衣袂，聞以前會中國旅行社所辦招待所中受過訓練，故彬彬有禮，票價頭等二十九元九角，二等十九元四角，房間舖位座位不多，客用茶杯茶壺皆對號，清潔與完善可與戰前洋輪媲美。船上客飯有十五元、十二元兩種。吉安亦有陶陶招待所，在上中山路，雙舖房每間每日約十八元至二十二元，單舖位約十二元至十五元，加床五元，客飯有六元八元兩種。

五、吉安至樟樹

全程贛江水路二百四十華里，營聯局班輪每天開行。票價特等七十二元五角，二等四十五元九角。客飯每客十元，蛋炒飯六元，管理情形，較泰吉班為差；且乘客多苦力勞級，嘈雜自不待言。下午一時自吉安下駛，如舟行順利，無攔阻情事，則可於次日上午十一時左右抵樟樹。樟樹旅館，僅

夜不同，在白天頗溫和，一到晚上，就有大風，那種風聲會震撼山岳，發出豁喇豁喇的聲音，好像會把房子吹塌似的，故夜間睡覺就要大受影響。那邊的山上都產着木松，可惜都是小小的，最大的也不過祇有四十公分左右。這種木松最易着火，倘使燒起來，可斷定滿山都會着火，據說已燒過好幾次了，那時的情景，但見火舌千張，洶湧不止呢。

一座權威的石亭

在離祿豐約四里的地方，有一座石亭，築在二座峭壁之間，下面是一條急流，石亭的頂上有佛像，據說從前祿豐有過一次大水災，後來查出是某妖在作怪，

「中西」一家較好，單房每日十二元，雙房二十元。此地會一度淪陷，惟商市尚完整，物價較低。

六、樟樹至小港口

全程水路八十里，由樟樹出發為下水，民船行八小時，以向驛運聯營局雇租較為可靠，每艘約二百元，膳食須自辦，或着船家帶做。途中須經××封鎖處，須囑船家特別小心。小港口旅館皆簡陋異常，中以「太興」稍好。

七、小港口至東湖頭

行陸路七十里，全段行程較險，故宜向驛運站雇小手推車，車較安全，車價每輛六十元，供車快飯食。沿途對車快，宜稍予優待，食宿相共，俾有事時可共患難。

晨六時起程，行二十里至段公潭，（中過渡一次）進膳後，續行十五里，過渡二次到三江口，離前線甚近，稍停進茶點後，急宜上路，不應久留。先經過渡碼頭，有保安檢查所，如持有機關證明文件，較易通過。自此行十五里，至溫家洲過渡一次，如車快要吃飯，宜快吃，勿久留。再走二十里，即到東湖頭，離羅溪七里，係一小鎮，祇草房小店數家，極難投宿。最好立向驛運站雇轉程民船，即晚住船上，較

所以就有人提出意見，說這座石亭鎮壓在此，就可今後無災了，因之每年的某一天，必有人從一山之腰，築起一座浮橋到石亭的頂，讓善男信女們好去朝見燒香哩。

舞龍燈的一瞥

每年正月初十日以後，祿豐天天舞着龍燈，晚上熱鬧得人山人海。龍共十數節，比鄉間的要大得多，舞的人都是兵士，有錢人家常會出幾十元錢，叫他們在家宅裏舞一陣子的，舞法跟鄉下差不多，希奇的是那裏還有蚌精。蚌精是由一個妙齡女子穿得很肉感的，鑽在大蚌殼裏，與一個老漁翁婀娜舞唱，無非也是調情的一種把戲，跟江浦一帶鄉下的「蕩湖船」性質差不多，表演得很粗野俚俗，但在他們都為慶祝新年而大大歡樂哩。

為舒適。(如郡陽來此，亦以住原船為宜，並
即向縣運處雇小車，以便明早上路)

八、東湖頭至郡陽

水路三一〇里，可押驛運站雇民船，每艘
約三百五十元。每晨四時半開船，三天到達，
經三陽、瑞洪、烏江、龍井灘、馬埠、寶山以
抵郡陽，沿途有檢齊處五處。舟中須自辦膳食
，託船家代辦亦可。到郡後，宜立向驛運站調
雇民船，或由原船就雇亦可。船家多江蘇籍，
較本地船為好。

九、郡陽至景德鎮(浮梁)

上水路一八〇里，中有急水淺灘五處，道
流而上，頗覺吃力。全程亦三日，船價二百元
，船費自備。第一日行九十里，中經觀音渡，
夜宿安民鄉(又名沐陽埠)。第二日行六十里
，中經黃岡，夜泊儀烈山，此段須經淺灘三處
，其一長十五里，水勢湍急，舟行最苦。第三
日行四十里抵景德鎮，沿途村鎮極少，僅可購

少量菜蔬。鎮上旅店，以中央飯店較好。此地
以所產瓷器著名，但因近年遭受戰禍，積蓄亦
不易購到。(關於景德鎮瓷業情形，請參看本期
拓夫君所作載，景德鎮的瓷業一文)。

十、景德鎮至郡陽

陸路二四〇里，約三天至四天到達，運送
難行，以乘驢為宜。可託旅館或驛行代雇，驢
價每里四元，全程約九百六十元，如有行李，
須另雇挑夫，最好當地人士介紹，較為可靠，
挑價每里一元，全程二百四十元，住棧宿均
由旅客供給。如機關公務人員，可以出差證明
文件向軍運代辦所或縣政府請求代雇驢挑，價
額按每里一元四角計算，全程三百四十元；可
另辦其結手續，俾獲保障。挑夫亦可託代雇用
，但只送一站。至次站後，可向保甲長接洽臨
時調派，價每站二十元，外供飯宿。

清晨五時由郡陽起程，第一日最好行九十
里，趕至感陶投宿，中途在王岡午飯。第二日

走三十里，至金溪午膳，如時已正午，即不宜再走，應覓店投宿。第三日走九十里，宿於樞村碭。此段須翻山嶺三次，是時宜下轎步行，過第一第二兩嶺時，須結隊前行，以免匪患。中途於港西午膳。第四日平路五十里，至祁門可宿大新旅社。

此段另有水路，計二百七十里。惟灘淺水急，舟行甚難。上水需半月，時間旅費，均不經濟。下水僅二日，為由祁門至景德鎮，可以取道。

十一、祁門至漁亭

陸路六十里，可託旅館代雇人力車（鋼絲車輪甚佳），每輛價一百十元，車快飯食在內，並可帶裝行李二件。到漁亭後，可住新新旅社。

十二、漁亭至屯溪

陸路四十一公里，有汽車可搭，票價四十

九元二角。如坐人力車，可帶行李二件，八小時可達；價約一百二十元，車快飯食在內。屯溪旅館以黃山飯店、車站飯店、中南旅社等為佳，雙房每日約三十元至三十六元，單房約十八元至二十二元，客飯每餐在十五元至二十五元之間。

統計全程約二十餘天，每人簡省旅費約數千元左右。

編者按：自小港口至景德鎮，有挑徑可循

。第一段由小港口乘民船至李家渡，約一百里二天可達，如走旱路，可縮短二十里。第二段由李家渡至鄧家渡，行程一百四十里，有騾馬可僱。第一日行六十里至詹家塘，第二日行四十里至東鄉，第三日行四十里至鄧家埠，第四日行廿一公里至應潭。應潭至景德鎮，有輪船通行，約三日可達。



宵 遁

葉勁風

這時全團六個大營帳的人都騾動起來了：熄去的燈火重新又發出昏昏的紅光，映到帳棚外面。靠西北邊一排十來個小帳，全住的高級職員，暫時沒有騾動，也沒有燈火。我同老邱，因酒餉過分的刺激，還在小土堆的斜坡上，伸開四肢朝天躺着，信口胡掠，八月初頭，雖是遠在塞北，還小不怎麼冷，可也不熱，好在土地乾燥，更不用就心受潮溼。就這麼躺在地上，覺得怪舒服，老邱還把胸脯敞開着哩。

「四爺……四爺……」

一聲比一聲緊。尖銳的聲音，刺破了這死一般的沉寂。

「別嚷……！……！……！……！……！一個粗壯的漢子破喘着。

「老團，小鬼在找你哩，打發發給他罷。」老邱帶着酒醉喘着。

「沒那麼大氣力。」

「瞧，大帳都點上火了，不是發生了玩意兒那才怪……！快十點了，不是嗎？……」老邱抬起腿來對大帳劃了一橫。

「天塌下來也管不着……」

「嘿？……！天塌下來倒也罷了，……！不還是冰冷的那一位……」

「……！……！……！我像觸了電似的立刻坐起來打了一個寒噤。」

「哈哈！」邱得意了。「怎麼樣？不是沒那麼大氣力的嗎？……！這氣力打哪兒來的？……」

我想起筠來了。也許是筠叫我去說話？可是她那座小帳的燈光早沒了，不見得她還沒睡哩。

我剛想抄打電報，聽得老遠的腳步；登登登向我們這裏跑了來；知道小伍已經得個我的特殊信號了。

x x x x x

我們一行是十一個人，老邱同我是正副隊長，另外兩位醫生，五個看護，兩個雜役。到張家口的時候，碰着北平派來一隊人；也有兩個外國大夫，三個護士，五個雜役；小伍，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也算一名；另有十二名軍官湊出來的衛生隊，也帶着槍彈，以便保衛。這裏，我出乎意外的碰見了筠，三個護士之一。因為沒有女傭，小伍就侍候她，聽她使喚。

她是那麼固執：七年前被派到溫戈華去實習；兩年實習完畢，向醫院請半年假跑到紐約去逛。就在紐約一住三年，把護士長的位置讓

別人幹着。最後的消息，是失了戀跑回國來。我寫過幾封航空加快的信到各處去探問，始終沒得她一個字回音。我知道她的脾氣，所以只得放下了這片心事。

她比較七年之前更冷酷了，真像一塊上了霜的冰。

「噢！……筠……」希奇之中，我還感覺到十二分的驚詫。

我們這一天的遠征，都是拿性命捏在手上的；到了地點，隨時都有喪生的可能。我還記得我當初接到通知書上面的幾句話：

「……健康以北，一百四十餘里之內，死亡枕藉。據調查所得，疫鼠係由外蒙沙漠中侵入。疫之中心想在穆爾馬。自發生黑死疫後，鼠羣皆南奔，如狂風驟雨，白日成羣結隊，招搖過市，見人嚙人，見物嚙物。保北雖人口不繁，然鼠羣所過，全村為墟。幸有未死於疫者，亦無力與鼠

門，終且不免青鼠吻矣；言之可怖可慘……足下既懷仁勇，承許前往。作撲滅工作，期滿奉天個人，宅心慈靜，言以自有天相，期無待言，然亦宜充分準備一切，以免意外犧牲……」

自從為拒絕我的友誼以後，我這先查一個，什麼冒險的玩意，我都求之不得，何況這種有益人類的勾當。我想即使不幸，把一條性命玩掉了，較之蹂躪致毒，不是有意義得多麼！幸而他吃了「富強大夫」的飯，一餐微調，自然足踏不容辭。幸而經費充足，器械設備，及一切應用人力物力，都不成問題，因此大體暢暢快快的上路了，可是萬沒想到，一個花一般嬌弱的人，也參與了這危險的遠征局面中，竟成夢想不到哩。

「怎麼也來……」我想問她怎的也來冒險，說道一種影響不出的辛苦，可是結沒說罷，立時感覺到怕傷了她男女平等的尊嚴，所以把

上半句話咽下了。然又不能不滿足我的好奇心：

「怎麼只你一人，別的女同志一個也沒有麼？」

「只有我同辛琦爾。」她眼皮搭拉着，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可是不到後來她就跑了……退回北平去了……」

「辛琦！……她……她還在××醫院麼？」怎麼上年我寫信給她，求她替我轉交一封信……她回信也不給我一個？」

「她病好了，還要趕來的，你當面問她不好嗎？……」

「哦……對不起！」我碰了這一頓釘子，知道她快生氣了。我有許多話，要從她那裏找一個下落，決不能讓她一見面就生氣。

她的風姿，較之七年之前，只覺得更富麗；活潑，却不是輕佻；鮮豔，却不是妖冶。那無媚的情調，雖因過於冷靜，弄得些嚴酷似

的，然並不怎樣令人覺得。尤其是那似假似真的
纏綿音，拖長的語調，一口北平的味兒，夾着
一絲絲長白山的硬底子，自有一種吸入的魔
力。

總算見我先是那聲有失，立刻又掩過道歉
，嘴角上不由的掛下一絲的笑意，兩顆小酒窩
剛露一點滿圓的圓影，霎時又消滅了。我以
爲她總會敷衍我一兩句久別重逢的客氣話，誰
知相對有頃，她仍是那聲沉澀清，然又沒有打
發我走的表示，可是我却忍不住了。

「路上辛苦得很……」

「沒什麼，」薄薄的嘴唇又閉上了，雖然
那麼甜語的。

「還帶老媽子……」

「誰帶來……任是多給錢？」她似乎有些
感嘆。

「假使我能去找一個……就在這口北？」
「不必，謝謝……小伍那孩子還可以聽使

使……」

「他是醫院用的？」

「可以那麼說……同幸琦沾着些親戚。」

「哦，那就很好。……可是，那孩子不審
情嗎？像這苦……也十分危險的說意見？」

「我也不覺得什麼危險哪，……況且死生
有命，不是嗎？」

我沒敢提起在創省關係的問題，總算這一
次，只要兩個人都不染上鼠疫，大約總有這麼
三兩月的機會在一起。天天可以見面，何必急
在一時？

從這裏，由當地一軍政府各界代表親臨請
，雇了相當充分的膠車、駝、馬、木車等等，
又上了路，浩浩蕩蕩一長行，照着公路向健康
走着。沿路大小站都有人幫忙。他們知道我們
的使命，萬一沒有我們這般的遠征隊，迎頭撲
上去，那鼠疫來了，却是不好打發哩。

過了康保，我們接着前線的報告，知道鼠

鼠的來勢，就捨了公路，向荒原的幾處孤村迎上去，鼠羣這東西真可惡，專向有人烟的地方一路蔓延而來。

這時候我們已經到了人鼠接觸的地段——多爾烏寨，當地土人喚做烏屯。按報告的地圖看來，知道這烏屯朝北的東、北、西三面，房面一般排着大大小小的村落。烏屯最吃重的。要是在這裏把鼠勢堵住，朝南一帶，沿公路的各城鎮通北平在內，都可平安。否則恐怕都要弄得不堪設想哩。因為這真性的鼠疫，發到愈是人類繁盛的地段，愈是蔓延得快。

我們的營帳，就在烏屯北五里多路的地方。老邱有過一次經驗，所以大部分的佈置都由他規劃指揮。兩位外國大夫只能從旁補充一二小點，附帶注意本隊內衛生防疫工作。

我們的營地，恰巧揀在一片盆地，約二十餘畝地大小，四面都有二丈來高沙土的小崗子圍住，滑崗的外圍，在當地各村招了三百多個

工人，掘成四尺多寬一尺多深的壕溝；由張北萬全等地運來的石灰，四分之一，都撒在這溝裏了。營中北邊出口的地段，蓋了十多間單間草屋，排成方字形。凡是隊中的人出外，無論誰都得經過這防疫處；由一座籠形的吊橋跨出去。比如出發的時候，每人都得經過這一間一間小房，沿路脫下營中用的衣帽鞋襪，換上防疫工裝——面罩，遮頭套手套的上衣，連鞋的襪；因最怕鼠身上跳下來的跳蚤，鑽到人身上來，那是傳染的媒介。——工畢回家，在頭邊消毒之後，就趕緊洗防疫手續，又倒個頭一件一件的做畢，方才走進到營地吃喝消遣。

營地偏西北角一帶，都是低級職員人工的大營帳，東角一帶都是小營帳，中央偏北一些一帶營帳，都是辦公室、貯藏室等等。不需要的牲口等等都寄在烏屯；馬匹都在營南另外的棚帳裏。

寫的小帳棚排在小營帳的正中，我覺得做

表示滿意，也不禁高興。我問老邱則在極西頭，因為我們是全隊中極不守紀律的份子；喜歡喝酒，高興，酒醉之後，還喜歡來幾句「南來雁」等等，大聲怪叫；老邱一手胡琴，跟不及梅雨田，也不弱於孫佐臣哩。

第一天工作回營，我同筠並馬而行，老邱殿後。我問筠覺得工作如何。

「太殘忍些，不是嗎？」她發表意見了。

「是，可也沒辦法兒啦。」我很委婉的答覆。

「難道真沒有別的法兒？……唉！」

對這問題我不敢直釋解釋，便回頭問着老邱：

「喂，老邱，難道除了這種辦法以外，沒有其他稍爲慈悲的法兒嗎？你瞧一晌午就圍釘了兩個村，每村大小也有五六七八家……」

筠接口道：「每村也不過三兩口病人呢！」

「二位不必追問囉……五鼓天明看根芽……」他唱起西皮搖板來了。「呀！二位大人有所不知，那病鼠下的，雖只數人，那傳染了病菌的，不知若干，要是一一檢查，一一救治，怕不是好，在下何嘗不願積功修德，端的怕是一人未曾痊癒，那鼠疫早在我之前，大舉南下，豈不害殺人也……」這是一段念白。

筠和我聽着，早忍不住大笑起來。只是筠還認爲不能滿意。

「一家有病，釘上一家的門，不准出入，不是够了嗎？」東北的人說話，老是喜歡帶個問句，筠雖河北籍，可是生長在哈爾濱，當然也免不了這一套。

老邱瘋魔似的在馬上拱着手，打起戲腔道：「大人哪！……若論一家有病釘一家，你把鼠輩怎打殺……的個郎的當……」隨尾還帶胡琴過門。

筠沒辦法再問，只自言自語着，「我看太

「應急症，不是嗎？」

「連兩星期都是這一類的工作；沒有發現病人的村莊，就教村長帶着在村的四週洒上石灰，舉火；發現染疫的村莊，就全村封閉，要不聽，就斃人，放火燒村。景像確是有些悽慘。」

「王餘，要是時間早，天氣晴朗，我有時約着筠，往來烏村與大本營之間，馳馬爲樂。三番兩次，并馬而行的時候，我總想重提舊事，她老是想弄巧的扯談起來：「瞧這大一片荒野，蓋上這麼二尺厚的一片白雪，够多麼有意思……」「你瞧雁向南飛了，天快涼了，不是嗎？」「這沒人管的地，怎地沒人來開墾……」「這馬快安吃啦，讓牠跑，行嗎？」「……有時抿着嘴一笑；有時輕輕嘆一口氣，不說下文；有時則轉起雙眉，顯出很煩惱的樣子。」

x x x x

這一天清早，大批人馬已經一一跨過了出

口的吊橋，正要動身，忽見斜刺裏一匹馬，向我們這裏飛馳而來。大家看見，都有些驚訝。因這一片地段，早已斷了行人哩。那馬好駭脚，不到幾分鐘早已到了我們面前；騎馬的是個大個兒小夥子，看看就要衝進我們人堆裏，只見他陡地將馬斜裏一帶，那馬兜了一個小圈子，人早已跳下馬來，身段真敏捷。

「那位老爺是邱大夫？」他帶着馬喘着氣問。

人往前一擁，將小夥子圍在當中。

「做人是打豐銀趕來的，到張家口求到一封……」

原來他新定不久的未婚妻，住在這離鎮區的李莊中，放心不下，他聽人說這裏在進行除疫工作，特地到張家口弄了一封介紹信，趕到李莊去探聽一下。

「李莊？」老邱皺着眉突地一嘆，李莊在

上廟天早釘鎖了。

笛伶巧在我身邊，只聽她自言自語的說了幾個字，沒聽明白是什麼話。那少年見提出的壽家失敗，老頭在老邱身邊，不斷的求着。

「你先到烏莊去歇着，」老邱拿鬼話騙那小夥子；「這裏朝北，連官府都不讓過去，別亂跑吧！回頭我派一位大夫到李莊去瞧一趟，要是沒事，給送箱信。這事太大人情咧。」

那小夥子無法，只得快快地帶着馬走了。當天下午回到營地，鴛鴦倦了，要去騎一會，並約我同老邱晚上吃酒。老邱擺設吃酒，雖然日頭還懸得高高地，只急得搓拳磨掌，在空場上打旋子。

「老邱！」我坐在土堆小石上喊着。

「幹嗎？」

「接接吧，你量過了……」我掏出了量溫計。這是我們每天的功課，各人懷中都備有量溫針一筆，隨時應用。

他剛想往地上坐，一口痰噴的打在一塊小石子上。「什麼？」他嗓子發出逼尖的音調嚷着。我吃了一驚，往那口痰上一看，太陽光映着，見那痰上似乎有一些紅絲。——這是受了疫的現象之一。

他把量溫針抓去塞在口裏，一面看着手錶自己切脈。切了又切，眼睛睜的挺大。他大概嚇着了。

「他媽的……」他又連吐了幾口痰，文個在地上仔細瞧那小石頭上的痰，接着用指頭一抹，嘻嘻的笑了起來，「哎呀……不好……了……」用山山椅子腔，那聲高聲的嚷着。

「怎麼樣？」我仍舊很執心的問他。

「沒有事……石頭上的紅筋子……他媽的，我說老爺怎該命短如此……」又在念戲詞兒嚇！

「我說老爺。」

「何事難住？」

「你瞧筠怎麼那麼高興？要酒吃。」

「女人的玩意兒，誰知道，」他直挺挺地躺下了。「况且又是這位古怪小姐的事兒……」
「過了好一會，他又問道：『怎麼樣，你沒問她的話？……』」
「千說一時，你要不進行，回頭咱們事兒完了，她在醫院一鑽，又得麻煩，不是嗎？」

「探過幾回口氣，她老是那麼不理會。態度上時而冷，時而熱，捉摸不定……你替我出個主意兒。」

「我瞧還是給她直上。答應不答應，一句話。縱然吹了，大丈夫何患無妻？」

「傍晚我們吃酒，筠一定要聽『武家坡。』這是有創有的事，我因酒蓋了臉，胆子也大了，便故意嘆了一口氣說可惜沒人給配『王寶川。』」

「我來！」筠好像把這話放在口邊似的。

「當真！」我奇怪極了：沒知道她也會唱

！更不料到她竟肯唱。

「別囉囉罷！」筠高聲嚷着。

這真是意想之外，連老邱也呆住了。誰知就在這天晚上出了事了。

x x x x x

小伍聽見我打唿哨，跑了過來，幾個大帳小帳都找遍了，沒見徐小姐的影兒……

「白大夫明日一早要動身回北平去一趟，讓我問徐小姐要梢什麼不……一瞧，帳裏空……」

問過管門和值夜的：知道寨門，吊橋，沒有人動過。大家都打床上爬起來了。亂了半天，毫無頭緒。

「老四，這兒來。」老邱抓住我的手臂，排開人圈，到了大寨場上。

「你瞧還是去找她回來，還是讓她去幹，只當不知道的？」

「上那兒找？」

「真笨……她上李莊去了！」

「李莊？」

「大爺——還想不出？今天早晨……」

「找她去……她一人，那太危險了。」

「這是性命兒戲的玩意兒，」老邱很慎重的說，「你得自己拿出主張來……要去，我只能送你到李莊口……你知道這是全團的性命關係。……」

「去，去，去！」我連聲嚷着。

「可是見了她，你得要求她一路回北平或上甬邊去，可不能再上這兒來……公事上都有我替你們料理。」

x x x x x
這樣的悽慘景象 我不知要用什麼字句來描寫，才能切實。

李莊的入口，本來堆着亂石和帶枝葉的小樹，現在已經開闢了一條小道，由小道進莊，叫人陡然感覺到空氣變了質素——黑沉沉，冷颼颼地，夾着一股腐爛的氣息，向鼻孔，不，

向皮膚侵蝕——立刻你就可以暈倒——要是體質不大健的話。我向來不信有鬼，這時候感覺到我已鑽進了千年古墓的地窟中了，不得不毛骨悚然。

「筠……」我高聲喊着，同時用電筒向一排黑嶷嶷的東西照過來，地面上立刻起了一陣騷擾，像有許多生物在奔突；同時遠近的野狗和狼也嗥嗥叫起來了；這種嘈聲，立刻叫你覺得有許多陰森森的鬼物張牙舞爪，向你撲來。

爲了筠，我鼓起勇氣，向莊的中心衝去，沿路高聲喊着。跑了路沒有一箭遠，背後忽然有一個粗壯的聲音應着，「這兒，喂！」我煞住脚步，轉過身來。正是早上看見的那少年，在電筒的閃光中出現着，向我招手。

隨着他轉了兩個彎，進了一所高屋，看見筠很安詳的坐在燈光下，穿着尋常的便裝，她要冒險，至少也應將特製的工裝換上，這真叫

做有真明其妙了。

「筠！……」

「我認爲你應當聽我自由，不是嗎？」她恢復了以前的冰冷的態度。

「這究竟叫我辦不到！……」

「我沒想到你們能發覺得這麼早……誰發見的？……小伍嗎？」

「我要求你同我離開這裏，筠你得原諒我一些兒，假使你換一個方面，我想你也許要這樣要求……」

她靜默着，那少年也呆呆地站在天井裏。

一陣陣吱吱的叫聲和追逐的翻騰，又一陣陣騾的磨齒聲，從每個空隙裏傳了出來。我可以想見食羣正在啃着死屍的骨頭。

忽地上首的一扇門呀的開了，燈光裏走出兩個粗壯的老媽子，是少年在烏坵找來的；各人手里提了一個大包，她們當中夾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手里也拿着一個小包。

事隔一年多後，我碰見幾位名醫，同他們仔細談過，知道有人天然賦有特種抵抗力，對於某種瘟疫可以避免。這個女孩子竟能實地證明了這個學理。不過這僅是千萬人中的一個例外罷了；偏巧給筠達到了她理想的目的——讓有情人成了眷屬！

離開莊門的時候，筠又叫那少年和老媽子重新將入口處堵上。我在忽忽忙忙中，替五個人都扎了一針普通防疫血清，聊盡人事而已。輪到筠的頭上，她微笑着讓我行了手術，……她笑容中却藏不住一種黯然的神色。

打發少年一行去後，我和筠默默的坐在馬上，毫無目標的走着。自有生以來，這一次我的心緒，要算最衝突最混亂的一次。惟一的願望是希願筠能平安脫險，沿路我把老邱的囑咐，很委婉的告訴了給筠；她只聽着，並無表示。猜想她這時候，也無特別主見，對於老邱的意見，也許竟是默許了。

可是到了離大營不遠的地方，我們遇見老邱竟騎着馬在大路上等候着。

「我有一個要求，你們兩位，必得答應。」老邱說話，從來沒有這樣嚴重過。沒讓我們開口，他接着道：「這不止是爲你們兩位，也是爲一大部份人的幸福，我要求二位暫時在宿營——馬棚——待三四天，我已經替你們布置得很舒服。……」

第二天傍晚，鴛的熱度已升到了一百零四度多。我始終握住她的手沒放下。早已死去的宗教觀念，這時燦照着，我喃喃的求告着天

，上帝，一幻神，只要有靈的神。……

在稍稍清醒的一刹那，鴛對我說了「火燒」……「琦」……幾個字，重複的喃着，直到又昏迷過去。……

隔一天邱帶人來幫着將鴛焚化了。我帶着她的骨灰到了北平。琦告訴我，鴛從國外回來，就明白了她以前對我的某種誤會：

「只是她那麼固執到底；同時也是因爲有過紐約的一次變化，她甯可自己犧牲，不願再受你的愛。」

爲芬寫于滬，三一，三，一三。

最後交通消息

（本社金城江急電）西南公路運輸局（即前中國運輸公司與西南運輸局合併成立）客車，於月前恢復自金城江站開筑班次，全程票價爲七百九十三元八角云。

旅運新聞

本社資料室

◆粵漢湘桂兩鐵路客貨運加三成

粵漢湘桂兩鐵路奉交通部令加價三成已於六月二十一日實行，計票價照最近價加三成，每公里基數為四角零五厘，貨運為六角六分，包裹為三分七厘八毫。特快費加價費改照客票價百分之十核收，臥鋪計頭等上鋪三〇元，下鋪四五元，二等上鋪二十五元，下鋪三〇元，三等上鋪一〇元，中鋪一二元，下鋪一五元，免費行李不論等級一律為四十公斤。（詳細票價，請閱本期附表）

◆鐵道運輸調整機構

軍委會近調整所屬運輸機構，將原有鐵道運輸司令部縮小範圍，改隸後方勤務部，名稱

改為鐵道運輸處，處長一職仍由前鐵道運輸司令陸福庭担任，該處已於六月一日正式成立辦公。

◆浙省公路客車增價

浙省公路局以燃料日漲，不敷甚鉅，特呈請省府准於將全省公路客運票價酌情提高，省議會業已通過，聞每公里為一元八角云。

◆閩饒崇班客車提早開行

福建省交通局上饒站為便利到上饒建陽間行旅計，特將上饒至崇安間客車提早開行，俾接崇陽十一時班車，則旅客自上饒至建陽可當日到達。

◆閩西公路搶修大部完成

旅 運 新 聞

蘭西公路失修，車行險阻，經經搶修，多已如限以六十六天完工云。

中運公司西南運輸局續訊

中運公司與西南運輸局業已正式合併，該公司重慶部分即將遷筑辦公，其河桃運輸處與渝昆運輸處已於六月一日先合併為中運公司運輸組由簡處長文獻主持，原河桃運輸處劉處長光瑞改任西南局之監理組組長，局長仍由陳地球先生担任，公路總局監理處長謝文龍氏及原中運黃襄理担任副局長，又謝氏原任交通部材料轉運處長職由胡時淵氏繼任云。

渝寶聯運客車加班

西北公路局，以渝寶間旅客至為擁擠，購票不易，特商准聯運管理處，增加班次，自六月十日起將以前每逢星期一、四班車廢除而換以每逢雙日例如二、四、六、八、十等日自寶渝兩站對開客車一輛，現旅客購票方便不少云。

陝甘驛運處承運包裹貨物

陝甘驛運處近以陝甘線往來貨物頗多，為便利行商運輸計，自六月十六日起由陝甘線驛運分處，試辦包裹運輸，由寶雞、漢中、廣元三站負責，規定包裹每件重量自十公斤至一百公斤，每五公斤每公里運價為一角二分，並派人押運負責保管限期到達。又陝甘甘新驛運分處試辦承運大宗貨物，其運價作不分等級一律每噸每公里十元七角八分云。

湘贛浙閩聯運通車

湘贛浙閩四省公路當局，以減少旅客長途旅行困難計，深感有舉辦聯運車之必要，經會商結果，特成立東南聯運，該項計劃即於六月廿五日起實行，其路程有：(一)耒陽至鉛山——一〇三二公里七日到達，(二)鉛山至曲江——九一八公里六日到達，(三)耒陽至雲和——一一七六公里八日到達，(四)雲和至曲江——一〇六四公里，(五)雲和至鉛山——

十四二八公里，東南行旅因而將方便不少云。

◆瀘縣敘永間通行木炭客車

川瀘東路運輸局為便利行旅計，自六月一日起，在瀘縣敘永間，按日對開木炭客車一輛，惟乘客異常擁擠。又敘永至曲靖間，該局物資車並可附帶旅客，每車限三人。惟廣途至為困苦云。

◆交通部籌劃海陸空聯運

交通界息：(一)水陸空聯運樞紐，由交通部整辦中，俾各省間不同運輸工具，得以銜接；並舉辦負責遞送，以增強物資之流通力量。交通部為此召開會議，決定步驟，目前在分期實行階段。(二)軍委會改進各省水陸交通檢查後，全國公路、鐵路及水路所設檢查站，共為四十二站，較前減少二十站。

◆東南各省公路整理計劃

交通部全國公路總局衡陽辦事處，近奉令改為東南辦事處，長辦東南各省公路運輸改善

事宜。內設總務、運務、工務、會計、秘書等科室，處長一職仍由該處處長熊理升充，另加委劉瓊元為副處長。將選擇某地設一大規模客車廠，修整全區公私車輛。並在衡陽、齊和、甯都、贛縣、建陽五地，各設一調配所，整理車輛放行管制，代辦公私器物託運。維護車主貨主之合法利益及取締空頭運單公司居間漁利等事。一俟人手充裕，再在上饒、曲江、屯溪等地增設調配所。新近舉辦之湘粵贛閩浙五省公路聯運，因受車輛限制，初期只能供應重要軍公人員乘坐，探行聯運聯座分段換車制，每日每段普設聯運座位七八席，餘仍為非聯運客座，準本月二十五、二十六兩日起駛。據悉，目前東南各省，以贛省之業務管理最佳，湘省之養路工程較好。現行馳之公路車，各省合計不足一八〇輛。商車以粵最多，佔六百餘輛。其他各省共五百餘輛，但可用者僅八百餘輛，不敷甚鉅。

◆閩江各線均已復航

閩江各線，近以上漲溪洪狂奔，水勢甚大，福州市區東北交通，曾一度中斷，現水勢已退，各航線均恢復云。

◆東南成立倉運處船隊

東南戰區經濟委員會當局，為謀發展閩浙三省運輸機構，擬在各地成立倉運處船隊，現總隊已在浦城成立，并擬派民船五十隻，往來建陽浦城之間，手車隊一百部，往來浦城江山一帶，以利水陸運輸云。

◆福莆泉漳商人辦轉運公司

閩省福莆泉漳等地方商人，近以聯運站經已准許商人自由托運，特聯合組織轉運公司，代辦貨品轉運，各方努力增簡捷鞏固，並在福州福江泉州漳州設立辦事處，業已開始營業云。

◆福州將設東南聯政督導處

東南戰區聯運會議業已圓滿閉幕，據代表

交部參加該會之福建省聯運管理處副處長許鵬飛氏談，此次會議結果，頗為圓滿，對聯運機構制度業務等均有詳細之檢討與決定，一俟中央核准，即可實施，對聯運路線亦已規定，運費之計算當加研究，關於聯運工具補充問題，中央將可撥款，並准各省向四聯總處商洽聯運貸款，至聯運行政與業務機構中央早經決定，行政機構在中央為聯政總局，在省為聯政處，另在各省足以牽動水陸交通之要地設聯政區，業務機構為服務所、服務站等，又業務機構費用，須取業務費以求自給，中央為確實實施東南六省聯運聯繫，決在福州設立東南聯政督導處，即由許氏兼職，負責督導云。

◆中航公司增加客機

航委會為便利國內航空交通，決于日內加撥中央航空運輸公司客機一架，以便加班飛行滬桂、渝昆、渝甘、渝蘭各線。日後更擬添機三架，連原有機五架，俾便以一、二架專行西北，

三架往返西南各線云。

◆中航公司渝寶線試航成功

客票，中航公司重慶寶慶間試航成功，業已發售。無決定，須視旅客多少而定。六千元，幣三千元。

◆美發明水陸兩用汽車

陸兩用美陸軍部宣佈，裝載軍器兵隊，在水面及陸地行。

最後交通消息

金城江交通

六月廿三日，金城江開渝旅客車於六月廿五日起停開。惟其間亦加開加車。

，聞日內將可修竣。沿線處塌坡，火車會停開四五日，無法行駛。

一十三元八角，客位以金。車赴者甚夥，公商車輛管制站乃登記旅客配搭車，票價仍為七百元。

往貴陽，惟河池獨山至貴陽，旅客能往貴陽，旅客能在桂林得介紹或在河池接洽妥者，可搭郵車前。

侯精大救，黔桂便利，行旅再快。三路通車及貨物輸運云。

駛該車可容三十五人，長三十尺，闊八尺，便利行軍不少云。

◆筑市實施交通檢校

入，本年為早期預防過去該市震見，業在三橋及雲關兩處，設置檢校站，均照省府及設署會佈。往旅客，暨公私車輛，均照省府及設署會佈。預告辦法，予以檢校，凡無注射證者，一律施以預防注射，始准放行云。

旅客須知

航空通則

本社資料室

國內航空公司中國中央二家所定章則，大體相同，記載如下：

定座 乘客定座前，須向當地航空檢查機關索取申請書，覓保填具保證書，貼本人二寸半身露頂相片三張，親向主管機關申請，俟核准後，即可向航空公司定座；經證實確皆有空座可留時，應立即付款購票，否則所定座位不為保留。

中途分程 乘客如欲中途下機停留，須於購票時預先說明。

孩童票價 凡二歲以內尚在襁褓時期之孩童（體重在十公斤以內者），如有成人購票同行，得免費乘機，二歲以上十歲以下之孩童（體重在三十公斤以內者），如有成人購票同行

，得購半票乘機，並得佔一座位。

行李逾重及逾重收費 行李免費重量除臨時特有規定者外，概以十五公斤為限，逾重每公斤或不足一公斤按百分之四收費，購半票之孩童，免費重量為七公斤半，逾重照全票旅客待遇。逾限行李能否隨機運出，須視當時飛機載重情形而定，其應納逾重行李費，須先行繳足。

照相機與望遠鏡 乘客登機時，須將照相機及望遠鏡交與飛行師，俟到站後再行取回，或鎖入中途不復啓用之行李箱中。

牲畜鳥類 牲畜鳥類，除預先商得公司同意外，不得攜帶，如須攜帶出境，應先經政府批准。

航 空 通 則

客票展期 乘客如欲要求展期，須在飛機
 啓程二十四小時以前申請許可，其所填更改之
 日期，經公司認可後，乘客應即將原客票送請
 簽發。

取消定座及退票 乘客如欲要求退票，須
 在飛機啓程二十四小時以前辦理手續，如其通
 知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時，該座仍能重行售出

，或當時機中尚有其他空座，則該款可予照退
 ，退票款均按九折發還。

餐膳 機中不供餐膳，應備咖啡點心。
 票價幣制 由香港、河內、仰光、臘戌啓
 程者，票價均按當地貨幣收取。

附申請書保證書式樣

申 請 書

茲有 欲搭乘 航空公司飛機由桂飛往

請核給購票許可章特此申請

貼最近二寸半
身露頂照片

申請人 姓名 年 齡 職 業 住 址

(與保證人之關係)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保 證 書

茲 担 保
機 飛 往
結 是 實

保 證 書

因 由 搭 乘 航 空 公 司 飛
如 有 非 法 情 事 願 由 保 證 人 負 責 所 具 保

(下列各項必須十分詳填保證人必須加蓋所在服務機關之鈐印)

被 保 證 人

姓 名 年 齡 職 業 籍 貫 住 址 電 話

(加蓋私章)

(填明業別及職務)

保 證 人 姓 名 職 業 住 址

(與被保人之關係)

(加蓋私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長篇
連載

生之歷程 (3)

流 螢

自愛乃人類天性，誰不知道，珍惜自己生命？誰不懂得，享受應有福利？有誰會那樣愚魯，肯純粹爲了行李而置身火坑，冒歷險難？

饑是、清官兩袖清風之苦，僅身歷其境者外，尙有誰知！

雇伙子在此時此地，已經是絕了望，等救濟又是當杳杳無期；時局在一天天緊急，生命固然不能因了行李而平白斷送，惟凡一有老有小的清風之家，他既不能餓，又不能凍，盜竊在他做不到，您說，他怎能精光着身子逃？

「不到黃河心不死」我還得繼續去電呈請軍部迅予救濟，行李總之必得儘可能攜走才是。

由電台歸來，穿過公路口，正巧有一輛手

車，遭了匪劫，爲了好奇心的驅使，我當時儘量的做了個大胆的旁觀者，直到那班暴徒拔出槍來朝天「砰」了幾聲，這才嚇得我急忙一個向左轉的躲身大吉、偷偷的探頭望望，看見他們去了，七八個胆大蠻漢、搖搖擺擺的走遠了，我當即俯首看看錶，仰天估估時辰，都不過午後三句鐘光景，不禁一陣心酸，「噫！那還了得」！

抹過屋角，老遠的，望見三輛皮車停在門口，估量一定是軍部的救濟車到了；心裏一高興，雙腳馬上變成了飛毛腿！

進門，劈頭看見一位陌生的婦人，和大堆生疏的行李，心裏覺得很奇怪，一見胡太，她亦不待我問的慌忙告訴我說：「廣濟城的電報

局已全部撤退了，門口的皮車，就是他們傭來搶運物資用的，那位婦人，就是局長太太。我這火熱的心立刻由百度以上的沸點降下到零度以下的冰點。

大家都沒有心思用夜飯。

因為養生病了，我們房裏，沒有熄燈，眼睜睜的望着白茫茫的帳頂，一直到二更後，才朦朧的入睡。

近遠犬的狂吠，將我吵得神志恍惚，好像牆外還有脚步的聲息，心裏很想自己能够清醒些。但老是非常的吃力掙扎不起。這樣的經過好幾次。

犬吠剛息，胡太的慘短的驚呼，將我嚇醒，房角掠過一個陰影，「撲」燈給撲滅了，猛力的，倒進一個人來，撲倒在我身邊，顫抖着，顫抖着，未幾，窗外射進幾道電光來，透過紗帳，看清楚了，她是睡在隔房的局長太太。我正想探頭窗外看個究竟，她連忙阻擋了我的

魯莽。

「媽拉霸子，都是些婦人家。」窗外粗漢的罵聲，很響亮，很響亮，我亦顫抖起來了！

牆外的脚步息後，房頂上忽然起了不時間斷的「格格」聲，莫非是他們上了屋頂？那我們總不能老等房裏讓他們來侮辱吧！想到這裏，我立刻躍下床來，急智中，拿起床前茶杯，倒在門腳慎重的在門縫裏探清楚了外邊沒有動靜，就輕輕的開門走出去。

俯伏着剛到李主任房前，天井裏，忽然抹過一個人影，很瘦長。

一脚踏進房門，眼就大了，連忙將李主任推醒，他知道後，亦覺得衆寡不敵，手足無措了……忽然，他想了什麼似的摸索到桌子底下，拏了東西，奔到天井，原來是肆放空城計，吹起晨興號了，「……」

號聲未息，跟着屋後掠過的人影，掉下幾塊碎瓦來，犬吠又開始了，自近而遠……

大概五分鐘後，屋後「砰」了一聲，近邊四處的槍聲在單調的相應着。

一刻鐘後，大地回復到了寂靜，空氣依舊存留着恐怖，誰都不敢再去睡了！

幸虧局長太太和我們一見如故，她爲我們設計，胡太太就決定明天跟她去當地的一個頭兒家中，請求保護，我就決意天明趕程去二十八都，追尋軍部，報告實情，請速救濟。

爲了要趕程，我勉強的在床上躺了一會，他們各自分頭清理着行裝。

六月十五日

利用我的蓬蓬長髮，梳了一條小辮子，包上頭巾，穿起花布短裝，對影自顧，活像一個鳳陽女，不管它，反正能够掩飾自己本來面目就行了！

鈔票，地圖和函件卷起來，塞進傘柄，套上草鞋，背起乾糧袋，提起雨傘，一切準備好，剛巧四點半鐘。東方已經微明。

一開門。跌進一條狗屎來，這無疑是匪徒們的惡作劇。

爲要證實對友情的真誠，我就光了身子走，甚至于吃飯工具的畢業證書和工作證件，一概伴着胡太太患難。她亦爲了不放心我單行，將僅有的勸務給我帶了同行。

沿着平坦的大道前進，朝風涼爽，精神爽快，一點覺不到辛勞。

公路兩邊的山，並不很高，峯巒起落處，時有粗獷的出沒。

二裏的朝霞，有紅有綠，山部的炊烟，纏着山腰……其實一路的風景是相當優美，可惜我心事太重沒有了享受的閒情。

七點鐘的時候，我們到達了桐慶關。經過天災民禍洗劫後的渡橋板，早已變成了片片浮屍，給泛濫的激流，沖失了踪影，中斷了去路。而偽裝着停留在山邊的各種車輛，連條道長到二三里路之長。渡頭上，光計新道炸的馬

屍，亦有三五頭，還其他的皮箱，手車，汽車……很多很多。

本來有條可以通過彼岸的山徑，無奈徑口被搶運物資的大隊的人馬和大堆的物資淤塞住，鑒于搶運物資的重要遠勝于個人私事的重要百倍，我亦未便前去交涉，結果，還是另覓出路。

張足了胆量，費盡了氣力，好不容易，已經望到半山上的山徑了，繼續努力的向上爬，頭剛鑽出茅草蓬，冷不防，給一個軍士，一把抓住我，來勢當然很凶，直等到查明勤務兵的情章符號和看清楚了我的證件以及加以我們所述所以攝茅路的理由後，才猶豫着不很快的放我們走。

下了山，在小溪裏洗淨了茅草割傷的斑斑血跡，坐下來，用了點乾糧，悠哉去遠後，再踏上公路繼續前進。

行到十一點鐘的時候，老遠的望到了一支

路標矗立在丁字形的路中間，走近去一看，土面的指示着，一劃的左端是去蒲城的方向，一劃的右端是去廣豐的方向。直勾則爲去江山的方向，另有小字註明去廿八都還有七公里路，我們兩人就向着直勾方向的支線前進。

支路上看去是沒有遭到敵機的劫掠吧，所以沒有流目淒涼，只是道旁帶花將士遍遍皆是，他們都在來回的找尋原部的所在。

快到廿八都的時候，路旁高山矗立，蒼松翠竹，百鳥共鳴，撩起了我的鄉思，不禁踏踏淚下！

十二點一刻，我們到達了廿八都，計算七個鐘點走九十里路，不能說不快了吧！

在山邊發現了軍部留守處的路標，我們就依着我到×××留守處，可是，令人傷心的說是：「軍長參謀長都回在石門，」細看地圖，至少還有九十里路，留守處既沒有電話，眼看着道少尉領章的同志，亦無能爲力——因爲

主任尙在缺口，沒奈何，只得重新翻過十里又十里路程的山徑，在烈日的暴曬下。

行經汽車站，剛好遇見譚軍需，他亦是來討救兵的，不過他是昨天啓行分兩天行路到這裏，所以一路沒有遇見他，他告訴我說：軍長今晚可在缺口，我高興極了！

饒幸的搭上了交涉到的便車，一路和他談談倒將白日辛勞忘記了。

車到缺口，已經是日落西山。

盧課長招待我們用晚飯，很爲客氣，飯後掛線和參謀長通了一次話，他告訴我，救濟車早放去過，因爲二渡關通不過，所以，打回頭的。

他當夜派了輝帶馬來見我，準備我明天一朝去軍部，我和輝由王參謀和顧太太的分別招待，所以，各個住宿問題得以很快解決。

六月十六日

拍馬到軍部十里路，只消個把鐘點。

在軍部用過飯，接了命令，和輝備，先押一輛軍需品到廿八都，然後空車去沙田搶救留難的眷屬和留守的軍需品。

車子放出，行不到一個鐘點，忽然拋錨了，沒有辦法，只得走回頭。

到缺口已是午後一點鐘，情形和上午大異，原由是去缺口四十里地已經有情況，軍部命令午後三時移遷廿八都，所有車輛必得儘量運輸器材先到廿八都，而後再運蒲城方面。我被指派在×師部的小包車上，本來可以很順利的走了，只知道司機搞的什麼鬼，一路停車，一直到全部走光了，我們的車子還是停在半途。

和輝備站在山頭上，眼巴巴的望着遠山被燒紅着，近嶺的車輛如梭的穿去，還有一批批的難民奔騰着，砲聲在隱隱約約的响着，一想到自己的使命心頭更急了。

好不容易，搭到了一輛大卡車，兩頭接連一

個山頭，「格輪」我被傾跌到路邊瀾田裏！跌得我頭暈目眩的好久說不出聲來，待我掙扎起身，車子早已去遠了，一個人。黑茫茫的摸索着，心裏又急又恨，恨的是禪不該沒有發覺我被傾跌，要不是跌在瀾田裏，豈不是死了都沒有人知曉？

獨個兒夾在流難大羣的火把中走着，行經一個破廟，居然遇見了輝，在我剛跌下車他原來曾經大呼救命，無奈因為車子顛簸的駛行速度太快，亦許是一時停不下，所以，只是直駛而去，他就在車行稍慢的時候越車的，可是和我相隔已經太遠無法回頭找我了！他意想不到，我非但還活着而且居然沒有傷，因為我跌下後，一點聲息亦沒有。

他扶着我慢慢的走，行經一個剛好駐軍進營的茅屋裏，討了一碗飯給我吃，其實，我那裏吃得下。

睡不穩，一路時睡，有時不睡，我的單

衫，我微微的抖了！

行行重行行，於過了五更，精神又復，廿八都亦已望見，心裏稍微安慰些。

六月十七日

我到軍部駐地後，就在軍部附近的山谷裏睡了一覺，醒來，已經午後二三點鐘，空襲躲避者，正在那裏炊事，他們食于斯，寢于此，我不禁感嘆着：「亂世簡直回復到了太古生活。」

時局到了最緊急，那有車輛的多餘，於是改變了方針，由輝帶馬去沙田，另外派了十二名伙子，和兩付担架去。

飯畢，剛要啓程，胡太電報來稱已搭到車，準在午夜經過廿八都，要我在×路口等她。我又復高興起來了！

到×路口，坐在三省匯集點的路標下，等候着……簡直等得不忍煩，一直到了五更車子還是沒有到。急得我心痛了，揮來回的單

沒奈何，只好苦澀難啼，看幾天罷……

六月十八日

帶着隔夜的人，疲勞的回到部裏。對於胡太的生死，我產了懷疑，因為五都方面已經有了情況，五都離沙田只有十五里路，懷念知己，痛苦無以復加。

下午二時，由沙田回來，說胡太車子在今晨由二渡關出發了，我簡直不敢相信。

仙霞嶺，相當奇觀，祇是，上嶺實太費力了。

在嶺上的寺院裏休息了一會，剛出門，恰巧有一輛車子給溜馬攔擋了去路，我忙奔到車後，輝用力將我向上一送，我很快的爬入了車子的後門。祇是沒有接過輝提給我的皮包，車子已經疾馳去了，我於是什麼亦不及帶，簡直連一分錢亦沒有。

隨便的爬上人家的車子，自然為車主所不樂意，只是一路難民多很了，尤其是受傷同志

。如果說要趕下一撥女子馬車受反而放上很多武士去，豈不更糟？我罵在我並不是損失，我到究給平白的送到了蒲城。

經敵機摧殘後的蒲城簡直成了廢墟，夜已深深，無家可歸者，早在較深處的街頭巷尾睡覺了，祇有我瘋狂似在荒蕪的廢墟上，無目的奔着，踏着塌壁，越過斷牆，踐碎玻璃，尖鐵釘刺破我的腳底，我還是不息的狂奔……

亦許是真有神明，不知不覺中，居然給撞到了留守處的門前，我暗暗的向神明祝了個福。

留守主任倒是位相當漂亮的小白臉，祇可惜他的氣派欠時髦，我是身邊一無所有，他那肯管您姓鄭姓李，總之，是鳳陽竈婆想不理，借給我高廳一宿，還是我自己打的「牛皮樁子」。

沈登六月廿日于柳城稅局（待續）

黔桂鐵路柳獨段各大站三等票價表

公里	柳南	柳南								
4	河西村	4.00	河西村							
90	宜山	39.00	35.00	宜山						
112	懷遠	43.00	41.00	9.00	懷遠					
132	德勝	53.00	52.00	18.00	9.00	德勝				
162	金城江	68.00	64.00	30.00	21.00	13.00	金城江			
263	南丹	132.00	129.00	94.00	85.00	77.00	65.00	南丹		
314	麻尾	165.00	162.00	127.00	118.00	110.00	98.00	35.00	麻尾	
389	獨山	214.00	211.00	176.00	167.00	159.00	147.00	84.00	50.00	獨山

1. 頭等票價按三等價加二倍
二等票價按三等價加一倍
2. 特別快車加價費照各等客票價目
百分之十加收尾數不足一元進整為一元

粵漢鐵路行車時刻表

72	23	曲 金	6	車 站 次	5	金 曲	21	71
15.45	17.00		9.40	湘 潭	15.15		0.50	7.30
14.20 13.45	16.10 16.00		8.55 8.51	株 州	16.05 16.05		1.41 1.46	8.32 9.02
13.13 12.42	15.31 15.28		8.25 8.23	涿 口	16.35 10.35		2.16 2.20	9.14 10.04
9.25 8.56	13.34 13.24		5.47 6.37	衡 山	18.11 18.29		4.17 4.30	13.05 13.30
7.00	12.00 11.30	17.00 16.35	5.25 5.10	衡 陽	19.30 19.45	7.15 2.35	6.00 6.30	15.15
	9.39 9.24	14.54 14.44	3.9 3.29	耒 陽	21.16 21.36	9.20 9.42	8.20 8.35	
	8.02 8.00	13.32	2.23	高亭司	22.31	10.55	9.06 9.58	
	7.05 7.01	12.39	1.55 1.39	許家洞	23.18 23.20	11.50	10.34 10.56	
	6.42 6.27	12.20 12.07	1.15 1.04	郴 縣	23.50 23.43	12.10 12.35	11.15 11.30	
	5.18 5.16	10.52 10.50	0.01 23.59	鄧家塘	1.00 1.02	13.49 13.59	12.14 12.46	
	4.17 4.15	9.55 9.51	23.09 23.07	白石渡	1.45 1.53	14.49 14.54	13.42 13.48	
	4.05 3.59	9.19 9.19	22.58 22.28	坪 石	2.20 2.30	15.25 15.33	14.18 14.28	
	2.29 2.26	8.13	21.36	岐 門	3.21	6.28	15.26 15.30	
	1.27 1.27	7.59 7.9	20.50 20.48	樂 昌	3.55 4.09	17.07 17.22	16.09 16.29	
	1.09 1.07	7.01	20.30	楊 溪	4.26	17.40	16.17 16.49	
	24.00	6.00	19.05	曲 江	5.20	18.40	17.55	

徵稿簡約

- 一、本刊宗旨在報導旅行情況各地風光及一切有益旅行資料
- 二、本刊各欄歡迎投稿文道不拘
- 三、賜稿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特佳者不在此限
- 四、來稿刊載與否不能預覆原稿亦不退還惟事先聲明及附回件掛號郵資者例外
- 五、稿末請註明現在及永久通訊地址並加蓋印章
- 六、稿酬每千字自五十元至七十元
- 七、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誌所有若本誌尚未刊載而他處已先行發表者即不致酬
- 八、來稿請寄桂林中北路趾祥巷三號中國旅行社出版科收

旅行便覽半月刊

第二二期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旅行社

桂林中北路

發行者 中國旅行社

桂林中北路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桂林中北路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

及各大書店

印刷者 青年印刷所

桂林交通路二十四號

本期每冊零售 元

廣西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四五二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七七一號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證字第二四七號

中國旅行社

代諸君解決旅行上一切問題

- 經售車票船票
- 代定臥鋪艙位
- 經售飛機客票
- 辦理出洋護照
- 計劃行程旅費
- 代辦團體旅行
- 辦理遊覽事業
- 運送行李搬場
- 代定旅館房間
- 選派嚮導伴遊
- 發行旅行叢書
- 承辦貨物運輸

分社所在地

重慶 成都 宜賓 廣元 貴陽 獨山 柳州 衡陽 湘潭 贛縣 寶鷄

海棠溪 華西壩 樂山 瀘縣 昆明 金城 鬱林 曲江 長沙 西安 蘭州